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徽宗

宣和五年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五月癸丑朔]辛巳契丹人有張瑴者[案宋史及三朝北盟會編東都事略宋史全文並作張覺]平州人第進士延禧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案遼史遼興軍即平州路]會民兵殺其州節度使瑴以撫定功州人推之權領州事燕王死瑴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人馬千匹招豪傑潛練兵馬蕭太后遣太子少保時立變[案各本並作時立愛葉隆禮契丹國志同變字恐誤]知平州瑴拒而不納金主既下燕首問瑴曲折參知政事康公弼曰瑴狂妄何能爲宜示不疑圖之未晚也遂授瑴臨海節度使仍知平州將發左企弓等黏罕曰我欲遣兵禽張瑴而行何如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

卿言居此州知瑴往偵而圖之遂見瑴諭金人之意瑴曰契丹八路自金人之興今獨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以防蕭幹耳厚賂公卿而歸公卿道其語黏罕信之改平州爲南京加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阿骨打卒吳乞買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有私訴于瑴者曰左企弓等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如此今明公盡忠遼國免我邊者非公而誰也召官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松漠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契丹議其後也明公仗義迎天祚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瑴曰此大事也當審以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召而

問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數其十罪而殺之稱保大三年晝天祚象朝夕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止稱契丹官秩以榜諭燕民令各安堵如故應田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患遠遷得之莫不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亡遼錄修入石與高履因詣燕山說王安中令招納張瑴石改名安弼履嘗爲三都使改名黨石嶺皆燕山人先嘗被虜後緣瑴得歸意欲朝廷與金人變盟則雖復來索之必不遺也其說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帥臣張瑴又文武全材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不然則恐西迎天祚北通蕭幹併爲我患燕山豈得安乎安中亦以爲然遂具奏乞行招納且曰臣敢身任其

實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仍差官伴送安弼及黨赴闕又延康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修者故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在海島為僧蕭后詔令歸俗乘馹赴闕將復用行次平州聞金人已取燕遂越境來歸賜第京師其母邢氏等亦自平州至敏修及安弼黨三人者日夜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云上初聞𣪍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關抄其車乘不敢前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已殺虜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女眞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淸化縣榷鹽院鐵板等物觀此則𣪍之不歸女眞甚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為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預加撫諭可因人諭意然不可

世轂方外連韓慶民招誘迁閏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
未可知爲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計坐觀其變以
爲後圖所慮喜功倖進苟且圖目前輕失女眞所當深
察度令轂之姻家王倚者諭之轂遣張興祐來度復奏
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女眞入關之前然其後朝廷累
次計議女眞終不見與又張轂固嘗心服金國用其年
號又嘗改爲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皆著誓書豈
當首進況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州正緣女
眞處關中而轂外據榆關又我以重兵壓境且舊酋尚
在是以彼姑涵容今女眞既已出關他日若自興中府
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轂蕞爾數州恐未易當況我
師既已解嚴舊酋猶復狠狽如此秋深女眞歸師正是

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錯爲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然聞彀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愼選有材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諭彀意許之世襲因輿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閒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彀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衆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羸欲爲我疆之患要須經畫爲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嘗爲我敵雖欲翻然甯不畏禍張彀久欲歸附以所許不遂郭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敕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衆內附當厚以金爵畀之於是朝廷又聞遷民得歸亟詔王安中詹度使加卹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彀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款

焉弓十號王湘不致十事略有遠臣安三劉　燕御樂司
紀小等罪二有之顯燕也雖相逐徒會業州若重山景故羨
事書六日也慶讓大人企据同戶得度與降濼貫班龍二餘
本也月天誣前者義流弓此且抛歸多免宋州蔡師門帥進
末三二蔀許來五者徒等而云下復方三其乃攸至觀賞大
卷朝日播君計也七而背十六田業恤年地太至此奏皆珠
百北付還父讓不也失無罪月宅皆存常乃祇京始鄭薄百
四盟詹夾而謀根業辭則殼還大有賦後所師到肅貫黃
十會度山降殺守弔者迷刪榜常悅官張唐建紀事問以遂金
四編御不封之燕燕九総節示勝宋者殼末立事貫蔡禁致四
案于華郎湘四而中也殺不燕軍叢津闘契也本攸條衞仕千
辛五合奉陰也拜財致之詳人占宗遣之丹以宋于北諸攸兩
巳月察迎王繳降物金此也除佃闇赴以太上卷四征軍年犀
爲十殼一三書者而去亦契留許燕闕爲祖亦百月紀逐櫃玉
五四去也也始六取發据丹守悉民換得所据四二賓之密錢
月日就勸天至也説兵史國外還之授計陥契十十日以旣帛
二書其皇薛而臣金先歷志藩之歸差遂非丹三八二入二稱
十數叔嘗有事人下亡所許燕降遣以爲國案日帥上帥是
九殺企燕遣迎金首乎避言復人詔餘平石志此辛告始以號
月左弓王知秦國八州涿亦業方付各營晉語同亥遷甚宣日
月企等僧閣拒而也者紀大所憲帥合濼所　日自上不燕土

宜上壽之。又曰：二帥凱還，上爲御殿受賀，禮畢，賜宰臣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甯下青唐故事，解玉帶以賜龠。三朝北盟會編曰：辛已，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于廟塑。日壬午，明蔡京進賓表曰：師由義勳往城于方圖以和來，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介狄之遠民，戴自垂彩，歡呼而解社，壺漿簞食，充塞而載塗，萬圖來同，一方底定，乾坤動邑，肅社用光，惟北有邦，實冀之野，大禹所別，有虞常巡，粤我造邦之砌，遂爲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縮綿交，使傳洽至，其强乾萃僭，偶號者二白年，育志末邊，更擊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陶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賓旗，無覽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綏帝之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宏之勢。臣願惟齒長久謀，衆知詩膺之誕屐，邀而過軍旅之事，蓋求睿閔察之于談笑杯酌之闡，付之以彊場甲兵之寄，乘共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所中之機，是惟秉鋮以尊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與地之圖，土女臣民盡效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憩昭大德，幸駿先獻人期與能，天實勛順，揚屬無前之欒，積鑄張不世之濟，休于載君臣適遇風要之會，一門父子得爲勳戚之家矣。

是月，金國主阿骨打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太宗吳乞買立。原注：阿骨打

號大祖大聖武元皇帝改爲天會元年宋史同作五月亦云是月不書日三朝北盟會編係六月十九日庚子阿骨打殂于軍前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係八月畢沅續資治通鑑作八月戊申此皆據金史也金太祖實錄曰太祖生于遼咸雍四年秋七月其先當止爲完顏部人後因以爲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爲國號鑌鐵雖剛終有銷壞惟金赤色最爲奇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六年八月乙未終于部堵濼在位九年亭年五十有六苗耀神麓記曰太祖大聖武元皇帝至燕京入內見大殿搖動出于城東柴村建寨不刊日病殂年五十五各本所說不同如此若遼史天祚紀則更係保大四年八月則在宣和六年矣此誤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作天輔六年癸卯五月乙丑日崩太宗吳乞買阿骨打弟爲諳班勃極烈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幹本爲固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勃極烈畢鑑譯作貝勒錢大昕金史攻異曰天會三年上太祖諡曰武元皇帝皇統五年增諡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王黼加太傅總治三省事案宋史本紀係五月庚申又宰輔表云五月庚申王黼自太宰兼門下侍郎加太傅依蔡京昨任太師例三朝北盟會編五月八日庚申加王黼等勳封御筆曰膺政不綱鄰國侵擾不圖人心之慕義率皆面內而向風朔冀雲燕悉歸輿地勞來還定已奏膚公安

華夏之生靈紹祖考之先志所屬屬望之策集此不世之功當有曉廟以昭異數可依下項王黼除太傅進封楚國公鄭居中除太保仍與一子推恩白時中張邦昌李邦彥趙野各進官二等又奉御筆云太傅三公坐而論道號爲三省長官所有王黼已降指揮拜太傅其治事恩數合依太師體例可疾速照會遵守施行宏簡錄宰轄傳日燕山奏凱帝解玉帶賜黼優進太傅封楚國公總治三省事許服紫花袍騎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趙昇朝野類要日三省者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書尚書奉行紹興祠併中書門下爲一謂之制赦院周煇清波雜志日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膀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閒明之黼日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議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果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于京

六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六月壬午朔丙戌知平州張瑴遣人詣宣撫司納土金人聞瑴叛遣門母國王〔案〕門母各本並作闍母此恐誤將二千騎來討瑴率兵迎拒於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

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瑴郎妄以大捷聞宣撫司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張瑴以平州來降數知契丹必亡精壯丁五萬以爲備金人旣下燕使參政康公獨論意瑴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興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斡爾公獨以語粘罕遂改平州爲南京路加瑴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貫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患遠徒私訴於瑴曰左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闕天是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副興復張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約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嗣之援何懼平瑴召李石問之石以爲然遂殺企弓等石與高履詣燕州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又安燕境宜招致之安中送石履赴闕改石名安弼履名黨又趙敏修乃遂相李處能三人與王黼白事多從之張瑴又遣其弟來遁款乃援瑴節度世襲平州惟趙良嗣以爲不可恐必招女眞之兵而時相不從金人闕瑴敗遣兵討之瑴卒兵迎拒金人以兵少而退大書州門有令冬復來之語至十一月金以千騎破平州得宋朝所影瑴詔瑴走燕山自是金人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瑴乃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子蔚里李由平州路入寇矣宋史三朝北盟會編丙戊同張瑴申狀曰權管勾平州節度使兼諸軍都統張瑴狀自女眞深入北朝皇帝西狩不返諸路寇

兵充斥道塗塞絕當道無所依訖承大朝累遣人齎到
文字招諭尋奉表款附後業降到敕敕并處置宣命遣
館女貞藝下燕城遠近震懼當道力弱地隔姑務應從
以緩攻侵國安境土燕城本中國舊地雖爲賊有巢大
尚遙固無久駐之勢況與大朝要約遂議割分賊侍虎
狠之強其雲中富家巨室悉被驅虜止留空土以寨前
盟大朝亦非得已旋以假道當界寬痛之壘盡于道路
是用不忍與州人其議僉日宜抗賊命以全生盡若許
東遷是亦貽廣所謂發丁壯繕甲兵勦賊徒以活生靈
區區之心必已聞之近知賊崇已過居肅大朝必措置
屯守使無因路仍念安土重選者人之常情況萬家流
離祇冀無主雖居近地猶謂出鄉使復父毋之邦是成
終始之義一則爲大朝守圍之計二則快流民歸國之
心固無他求乞修舊款應西來賦官百姓已分別津發
過界去訖今差都統府掌書爲贓少卿張鈞將作監參
謀軍事張敦固護詣安撫司納土歸朝魯度得狀不敢
受而以密奏闖括設狀當還之人在平粱者皆欲求歸
已分路遣之過界絲東遷之人田宅悉爲常勝軍所有
無宿食之地若令人燕其勢必張恐爲金人所知以語
數無遼送以張鈞送宣撫司六月二十一日壬寅金人
軍馬到平州闖母國王軍二千餘騎先人營州張數發
兵拒戰闖母以軍少不交鋒退歸大書州門日貝熱且
去秋掠復來數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眾安中宣撫
司以大捷闖于朝宣撫遂厚以銀絹告敕等齎賜其軍

以上旂据三朝北盟會編補人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加朱勳節度[案]宋史本紀
及各本皆不書惟九朝緝乍儲要與此同曰燕山之
役以勳馳驛傳命有勞故也李稟十朝緝要係六月
甲午云朱勳以燕山之役馳轉有勞爲甯遠單節度
使瞻泉觀使東部事畧勔本傳曰燕山之役謂甙有
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甯遠軍節庚使宏簡錄曰燕
山告功朱勳自隨州觀察使慶遠單承宣使進甯遠
軍節度使醞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驛從亦至金紫
宋史地理志艮嶽注日宣和五年朱勳于太滿取石
高廣數火載以大舟撓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届
數月乃至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城故
也勳緣此授節度使周輝清政維志曰宣和癸卯朱
勳目平江府造巨鑑載太湖一石至京勳被賞建節
石封盤固侯四年正月辛西朔可攻六年九月庚寅
金芝產萬齋峯原注引朱勝非間居錄係五年六月
十三甲午勳自承宣爲節度据此是勳加節度爲甲
午日與此並可參照收燕之役勳賓不與蓋名則旌
燕山功賓則賞進石勞也張邦基墨莊浸錄日宣和
閩朱勳以應奉勞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
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闕門宣贊舍人弟勳闕門
宣賀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圓闕汝舟明州觀察
使汝揖葬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綿釋約綿釋

綬並閣門宣贊舍人緯綽並閣門祗侯之一時軒襃之盛古未有也靖康初藉其家並追奪竄之嶺外方勺泊宅編云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賜銀椀並官其家僕四人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監官縣亥圖寺雙檜有唐宣宗時倍空大師手植今百餘年矣其大者綵疑盤稱加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愉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使臣李鐲歌以供進大載由海道遷鼠濤舟愉俱沒小者只臼漕路入既賦上鐲輯二官知將鮑懷好亦賜緋

七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七月壬子朔）戊午詔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爲檢校少保依前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始童貫蔡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爲宣撫司令駐河東交割金人所許山後雲中

府及朔武蔚應等州然金人以其地多要害不欲與我但浮沈其辭而我使人且皆昧利求寵欺罔朝廷朝廷因是日夜益生希覬積既出至太原經營山後會阿骨打死於白水泊以喪歸其國吳乞買初立未暇治山後因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款於我朝廷以積有嘉靖之功遷其官前此積爲宣撫使但分治河東及貫致仕積遂兼治三路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謂積爲宣撫副使仍駐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與我但浮沈其辭而我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覬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皆通款於我積即除官尋遷少保宋史在己未與童貫致仕同日竝書三朝北盟會編七月七日戊午授積起復檢校少保十日辛酉始命河北燕山府路宣撫司使此因童貫致仕以積代之也蓋積初命河東及是始兼三路蔡偉北征紀實曰譚積者亦巨璫也初無異能但梁師成黨童貫致仕故師成及王黼引積以爲河東宣撫副使實代童貫尊倖交劉山後雲中府其地則朔武

應蔚諸州者直我河東路與代州對境皆多要害金人實不與我也曾吳乞買立粘罕亦暫歸故朔應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韈日朔寧軍遣河東將李嗣本以兵戎爲又運務檣玉帛以餉之事言未訖而粘罕回雲中因來治此于是虜將李之以歸金金人亦以兵至嗣本大敗狠俱僅脫三州乃復歸金譯稱但半觀東手徒搜珠玉珍異以自入耳薛應旅通鑑云稱至太原招粥懲蔚諸州降人號爲朔寧軍積宋編年所云與紀事本末大略悉同但較略耳

己未太師兼領樞密院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徐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徐豫國公神霄宮使致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童貫致仕貫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其薦譚稹爲宣撫使貫尋命致仕宋史宰執表五月癸亥童貫落節鉞依前太師太紀五月癸亥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其時貫攸辭出師猶未至京也至六月辛亥蔡攸以少師領樞密院事此蓋代貫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已後學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明年又申禁之案宋

史無此李壹十朝綱要係七月甲子九朝編年備要
日中書省言編建中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毀板
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達制論明年又申嚴
之冬又詔日朕自初服廢元祐學術比歲至復尊事
蘇軾黃庭堅軾庭堅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紙隻字
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靖康初籠之蓋詔
毀元祐之學崇甯初郎有此禁此時因刻板故復申
令也費衮梁謨漫志日宣和聞申禁東坡文字甚嚴
有上人竊擱坡集爲閣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
一詩云文墨已落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
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祟人聞便發無淸氣海內
何由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瑞宮京
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周燀淸波雜志曰崇
備三年淮西憲臣罷漢埃奏乞歷天下蘇軾所擬碑
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又政和閒潭州倅畢蘄木請
碎元祐請路所刻碑從之朱弁畫淸舊聞日東坡詩
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論崇甯大觀海外詩盛行朝廷
雜禁止賞錢嘲至八十荊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
多相詩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甃氣索而人或謂
之不韻濫永固宋稗類鈔曰相傳徽宗親臨寶錄醮
宮一曰啟醮道士至醮響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
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値奎宿奏事頁久方畢始能
上其章上歡評問曰奎何神宿所奏何事對曰所奏
不可知此宿乃本朝蘇軾上大爵先是崇觀聞以黨

籍禁蘇公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爲是也

八月〔案〕李燾十朝綱要八月係辛巳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乙未王師大敗契丹將變離不於峯山〔原注〕實錄在二十一日今從金盟本末變離不者蕭幹也金人既入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原注〕封氏編年書此係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案〕金人于四年十二月六日入燕故封有功編年係此于十二日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曰五年春正月遼知北樞密院事奚回离保即箭笴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二月蕭幹奔奚金人既陷燕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五月奚回離保爲郭藥師所敗其下阿古哲等殺之八月蕭幹爲郭藥師破幹道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畢沅續通鑑回离保又改作和勒博此以回离保蕭幹爲兩人韃隆瘟契丹國志曰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奚于府立國有宣宗射馬都尉蕭勃迭曰今日罔合歸天祚然而自何面目相見林牙斬之傳令有異義者斬于是遼奚軍各列陣相拒則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歸天祚于夾山奚渤海軍從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號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

元天興又曰七月蕭幹既敗于晉編其蕭夔离不在峯山亦敗遼史逆臣傳曰奚回离保亦名幹奚王武邪之後保大二年回离保率吏民立秦晉國王淳爲帝僞署知北樞密院事兼諸軍都統慶敗宋兵金兵由居庸入燕回离保知北院郎箭笴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此二詠以同离保郎四軍蕭幹然契丹國志則又以蕭幹夔离不分爲兩人而改元爲天與眾說不同如此然三朝北盟會編及大金國志並云蕭幹郎四軍夔离不自立爲奚帝改元天嗣與紀事同並無同离保而遼史所云立燕王敗宋兵皆蕭离不事況遼史本云燕王立以蕭幹知北樞密院事蓋傳聞互異遂誤爲二賓則和勒博回离保夔离不蕃音通轉三稱此一人也厲鶚遼史拾遺曰夔離不即回离保四軍大王蕭幹也此說最是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鋭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城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

海五千餘人
原注此據金盟本末所載
生禽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爲其部下自得哥所殺
案其部下自得哥所殺三朝北盟會編作其部第白得哥殺之自字恐誤契丹國志止作部曲得哥
傳首至河閒府安撫司詹度上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將夔離不即蕭幹也据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敗常勝軍于石門鎮陷薊州掠燕城其鋒甚縱有涉河犯京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去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幹遁去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宋史係之八月末不書日三朝北盟會編同係八月十五日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夔離不率眾出犯景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于峯山遇王師大捷斬獲三千級生禽僞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眾獲耶律德光僞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數十輜重器甲牛羊牲口不可勝計及進兵撫諭招燕州合復從金國九月六日乙巳以詹度知河閒府蔡靖同知燕山府兩易其任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安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傅起復檢校少保太尉武信軍節度

使充上淸寳籙宮使兼神霄玉淸萬壽宮副使直睿思
殿充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譚稹起復檢校少傅
檢校少傅集慶軍節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段太尉
並賞破蕭幹功也六年正月六日乙卯河間府督度得
蕭幹首級上于朝十四日癸亥以獲耶律寳檢金印及
得變離不首奏告宗廟社稷皇帝御紫宸殿受賀下詔
書曰翳者虜政暴荒天用勒絶其敔朕誕膺帝命克紹
光獻取亂係亡悏復疆土施大澤子燕雲之人舊俗來
歸如大就下沛然莫之能樂獨僞門軍大王變離不者
悖衆逆命前年習首犯王師于自滿河繼復旅拒燕城
妥命僞師攻於厭陽之北乃敢干天之紀擯即僞位號
神聖皇帝改年天嗣襲虜正統去年輒莘其旅若林出
寇㬋薊壽痛醜斷矯誣神人罪不容誅爰飭六師大敗
之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帷予克相上帝以
過亂略皇天助順宗祊乘休有北駿功朕敢專享可擇
日遺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其夔離不首級
依典禮送大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閩三月三日庚
辰太傳王輔奏所俘于檢僞寳乞宣付祕書省奏日耶
律氏自阿保機盜据北土因五季之徹以閫天下藝
祖志在復而日不暇給累聖休專以强馭至慶麻
中遂敢悏天之命闕南邑爲請至柔權覩中原
之心仁宗皇帝爲特添歲幣縣敢要盟別有要約使軍
書旁午來易誓文至詞盡理窮少聽命立誓書所書必
欲本朝具言別納金繒之餞用代賦與之數是時中國

威靈可謂居矣仰惟陛下天錫勇智師不踰時兵不血
刀盡復燕雲境土如指諸掌夔離不傳首之後既俘石
晉所上王檢又獲其僞實今者靈圍之臣復以慶麻誓
書來上垂宗顛之宏休快祖宗之積憤伏望宣付融書
省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麻誓書國書乞纂之實
文開以示無窮從之以上云云并据三朝北盟會編補
人翟旨年籥史日宣和中獲耶律德光所益古實王尊
形製與黄目尊等榮然無少玷鈇在廷諸臣莫知所用
帝斶識爲凋之叢尊乃詔圖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
王契丹國志日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
劉滋通判揚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于雁門
鎮攻附薊州守臣高公幅東城走又遂掠燕城又曰七
月奚兵遇郭藥師于腰鋪人敗而歸藥師追襲過盧龍
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東乘之就樞于後者悉爲常勝
軍所獲諸軍既失老小皆忿怨爲蕭幹所誤具部曲戰
哥殺之傳其首于河冊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
御紫宸毀受賀是時蕭幹既敗于腰鋪其纂變譏不在
峯山亦敗生禽僞阿豊太師常勝軍因此橫甚藥師位
之朝廷不能制以上云云較各本尤詳惟以蕭幹夔離
不爲兩人不知何據故並存之遼史遊臣傳曰回离保
亦名幹自立後設奚渤海漢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
爲二王分司建官時奚人巴輒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
契丹部落劫掠人畜羣情大駁會回离保爲郭樂師軍
所敗一軍離心其纛耶律阿古哲與其甥乙室八斤等

殺之馬立凡八月又遼史天祚紀耶律淳六幹爲諸軍
都統知北樞密院僧使回离保與蕭幹爲二何其行進
駱合如此當郎
變離不無疑也初王安中令李安弼高黨詣朝廷乞
詔張瑴已而宣撫司以瑴破除母捷書聞（案）除母當爲
涂母之譌涂闍同音削指闍母
國王不交鋒而退事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遂授瑴泰
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用（案）三朝北盟
會編作衛甫趙仁彥
張鈞張敦固皆擢徽猷閣待制令安弼齎詔還平州仍
以金花牋御筆付其弟令面授瑴時外廷莫知其端趙
良嗣獨抗章言國家新與女真盟況女真方彊如此必
失其懽後不可悔乞斬安弼朝廷不從良嗣坐此亦陰
得罪瑴聞安弼等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諜知之以
千騎襲破平州朝廷所賜詔旨皆爲金人所得瑴挺身
走欲間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等將奔燕山以其母爲

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穀毋及妻已爲金人所戮并得穀弟所懷御筆果大怒自是歸曲朝廷穀道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穀宣撫司具奏朝廷密令無發遣安中等言必不發遣則金人必啟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首還金人張令徽等皆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七月十日辛酉斡離不圖平州張覺走所喝詔書盡爲金人所得覺奔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平州節副衛甫參謀趙仁彥張鈞棄城領麾下數十人將薊官庫珠玉珍貨至燕四散藏匿獨張敦固與軍民死守九月六日乙已斡離不攻破平州來索張覺下軍中縊之函其首與之亡遼錄曰二太子攻破平州知張覺爲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差人移文索取即具中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詔不令發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遺其首函送平州二太子復遣使索燕人之歸者宣撫司初答以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揮根括發遣終歲之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數多寡倉庫虛實并

密齋文字到燕中招諭遼國文武若復歸金國者於舊
官上超轉三資依格任用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換官窮
困者如趙公嚴趙公倫姚企望皆越境逃去蔡條北征
紀實日張覺者燕地人豪傑也素領平營二州方天祚
竄陰夾山國亂無主女眞向背覺取天祚像掛之聽事
呼二州又老論之日人眞吾辯也豈可從又指其像日
此非乃又平安可背當相約以死焉必不得已歸中國
未晚州主向義故皆從之然覺開遺人通中國二帥遼
奏以燕人隨覺覺營平燕山牌死亦日收復營平州其
後金捷閒燕而克使不至又止來率如此金人入燕山
覺不人人亦遣人詣降金人亦大爵之其從金酉病率
軍北得已庸往將鎔泊白水泊封經營天祚其輸重盡
由東出居松亭隔將歸國道由將平其金人所虜職官
富戶北出訴覺為之主覺因乘營誘禽遼之大臣如左
企弓皆哀之以國亂不轄又不閒守反從仇賊且劫從
燕人輩數皆殺之曉示燕人一死但留馬外盡令伐業
各歸等罪至于儀物盡毀去玉行皆有之金人無一得
脫者其所酉適死其喪未歸故帛能治也覺既與金人
結費然金復降中國因亟遣遼末大臣李石者來既至
燕山乃謀安中安中為詣闕下之奏丐納之時往違締
密外見王知其詳然識者已深密之權矣獨趙良嗣者
抗章廷罕國家新與女眞盟況為眞方強乞斬李石以
徇上論怒而衛既專以計議自女功故指良嗣以為二
帥之大意欲壞成約也故良嗣因亦得罪初結約甚固

及中國見金人之不顧也謂其果不能治上每日金人
必不能立國矣故結約事寢張覺既得中國助適中其
欲俄復遣李石同其弟來我乃以平州為泰甯軍封覺
節度使遣人以泰甯軍牌教書及覺之詰命詔書與之
覺大喜乃提親兵遠出拜迎不虞金奔肯謀知之忽舉
大兵徑以掩覺覺不克入平州因來人燕山而我之教
書詰命皆為金人所得始覺之毋妻奔屬皆寓營州及
金人被營州先得其毋妻等而覺之家初隨覺走燕山
也還一夕闘已得其毋遂亟奔金人弟懷中所擄上御
筆金花幾手詔盼覺者用是又為金並所得故其後執
以藉口者此耳金人闍平州日夕攻人平州人奉覺之
從弟及娃以守我但悚親而莫敢救擊金人又移橡日
中國既盟矣我來討叛臣當簡我糧也不得已因運糧
以給之平州既不降幹離不以十萬又兵時攻時守諭
半年卒我饒餉平州食既肅但遣數大人因潰闍而走
終不降金人既攻破平營藥三州始千索覺曰我討叛
臣城被今不見走在南劄當還我朝來命安中諱之索
既急又命輒一人以覺者足時大兵廷甡未散俄又索
丹此非覺也實係桀人覺自藏尸王尚無甲仗事吉不
與我則舉兵自取之中國情統得且宜乃議斬覺矣密
旨既下安中數其過逼之行刑覺語懼不遜而死因傳
首金人燕之降將與常務軍上下皆為之泣藥師頼語
人曰若來要藥師當余何遼東有顯州者虜之名郡也
去金人巢穴所謂阿脂川甚近金人剎欲徙國藉燕地

所得臣民儀物立都于燕州而已初未敢有意窺中原
及覺邊其輸重儀物且得中原與覺詔誥等始怨謂遼
盟因生不遂志即揚言曰中國與大遼誓好入一旦滅
之我如何哉今勢契褻罷謗囊覺毀我儀物使我立國
不得要當取中國儀法物來立我國耳時用事者無不
備知而終莫之慮實可痛心云東都事略金索張覺傳
首與之係明年
九月乙亥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辛巳朔日食陰雲不見〔案宋史月日同李燾十朝綱要曰八月辛巳朔翰林天文局言當食不食乞付史館九朝編年備要曰日當食不見陰雲蔽之王黼乞宣付史館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書日食不云不見畢沅續資治通鑑攷異曰宋史作日當食不見遼史不書今從金史作日有食之〕

九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辛亥朔〕己未召蔡京賜食民獄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及各本皆不書此蔡絛鐵圍山叢談曰苑囿之最盛宣和末所謂艮嶽正門曰陽華亦五峨鬪同宸禁也自陽華門入則夾道荔支八十株當前橅實一殊有太溯石曰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爲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覽其閒則一璫執荔支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于是主者乃對簿按檔

以分陽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侍從魯公入時許其嘗禊賓一小璫登梯敦擿而剖之諸璫人各芴支二枚于是大璫梁師成者盡誇然吾笑顧之曰諸人久飲矣今日且饒吾一路蓋是時也諸璫多尚文字妄相慕倣成以吾未始得嘗此故也語此一夢令人館帳云〔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雨木冰〔案〕原文作雨木冰然宋史本紀及各本並作冬十月乙酉雨木冰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五曰宣和五年十月乙酉雨木冰又曰是歲秦鳳及燕山等路旱初不言木冰此與九朝編年備要作雨水冰同爲傳寫字誤今特据以改正前漢書五行志曰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也蓋木冰亦關災異今諺有云木生介達官怕据錢氏四史朔閏考十月係庚辰朔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係庚戌朔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沖虛至德眞經頒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奏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詔國子監刊御注沖虛至德眞經南華眞經頒之學者宋史本紀無九朝編年備要云十一月班御注列子莊子畢沅續通鑑與紀事本末同止言列子薛應旂通鑑與續

宋編年同指莊列蝉言此蓋據九朝編年原注文也王
伯厚玉海卷五十三唐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號列子神
虛眞經莊了南華眞經景德四年二月丙寅加列子至
德二字改和末詔並爲眞經入國子學此時御注戊故
詔刊卯也政和七年
入月丙辰日司攷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幸于鋪第觀芝編專結梁師成
既爲相丙賜第於城西閣便門與師成對銜以相往
來及燕山告功編益得志乃亥言家之旅風生王之
請上臨幸上既臨編第文自便門過師成復來編家
馹譯因觀芝餘自出傳旨及賜命故散侍從百官于
是禁衞諸班直爭騶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
師成譚頓乃扶持上出撫諭之諸班直稍定已而復
入夜漏下五刻乃開過龍德復道小稿所請鹿寨門
耆以還內官十除人執兵衞之而去三何衞士無一
人得人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殆半日
人心始安原進宜抑之臣昧利貪寵斯誰朝廷詔後
成風稱取成福不能致天下于平治而遂君之惡者
首則有蔡京叢則有王編梁師成之徒危人家國可
勝誅哉綮宋史本紀無薛應旅鑑部經邦玄筒錄
徐乾學通鑑編畢抗續通鑑頭作十一月十七日
丙寅丘云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編第因大醉不
能語衣漏上五刻始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豎日
猶不御殿幾至生變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矣曾

能改齋漫錄曰宣和五年十一月徽宗賜太傅王黼私第御書載賡堂膺詩堂寵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凡七牌東都事略黼本傳曰徽宗待遇日隆恩數毀于他相名其所居閣爲得賢治定爲書載賚常寵光亭以下凡七謗妄言有玉芝產于堂柱徽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第連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爲恩府先生徽宗過之始悟其交結狀由是黼寵稍息又曰黼每陪扈曲宴至爲俳優鄙賤之伎以獻笑取容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王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中睛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此亦人妖也周城宋東京考曰太傅王黼賜第在宜秋門外

十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係庚辰朔）乙巳金國賀正旦使盧州觀察使都孛堇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於紫宸殿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爲金國接伴使武翼大夫吳子厚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宋史無此北盟會編書于明年正月薛應旂通鑑曰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旦又使李靖來告哀畢訖續通鑑係二十六日乙巳與此同日且曰時以山後請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宗翰自雲中至言于金主）

行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
復請加帶以求山後請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日
無歷適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蓮姓名索
之而不肯遣盟未春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
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請郡則請軍失屯据之所將有
經略戎雜持久請勿與之于是金主遂遣使止以鄭武
二州來歸邵經邦宏簡錄日是歲金遣使來告
哀告副位復還使賀生辰正日悉如敵關禮
績宋獨年賚岩通黨譚瑣奏常勝軍忿橫乞別招一
軍以分其權得五萬人流義勝軍參宋史本紀無九
朝編年備要同且云優其慮穎總几五萬人乡燕雲
降辛也三朝北盟會編係六年三月不書日日譚橫
初至燕山聞常勝軍忿橫藥師輩不寫約東倚慮生
事奏朝廷乞於河東別創一軍分其攏勢如雲衛之
人以五萬人為牽屯於州縣要經處號為義勝軍令
李嗣本取守忠為帥欲俾常勝軍有所畏傳朝廷從
之既嗣本守忠迷歸朝人中少壯者籍其姓名其月
糧衣賜倍于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
來投附郭藥師猶還其亡皆涅其面干是常勝軍大
怨人人思亂矣又馬護茅齋自欽曰僕嘗至太原見
童貫問僕燕中事宜僕以常勝軍授田利害前所答
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語一白之實因日吾稿慮常
勝軍將來為患彼與削了何如僕答如某至愚亦知
常勝軍他日必為患然而自令女真願慮未敢寵肆

舉者蓋忌此項軍也若遽前之不惟金人窺覘兼此
軍亦郎便起變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貫曰其銜
安在僕答日今藥師之罰止是三萬餘人多是馬軍
武勇太師議能于陝西河東河北三路逐擒補寇馬
步十為人分為三遼擇有習勇器議可及藥師者三
分統之一駐燕山與藥師對營相制一駐于廣信軍
或中山府一駐于雄州或河開府大牙相臨使樂師
之眾進有所扼退有所忌則金人雖肆他意豈易敢
前貫云甚好但十萬人不易那借我當別有措畫又
云國家挫威皆自逗慶之遁偷當時再起伸師道提
許多西兵舉事部不至如此訣兩家大事用是每調
數退其後貫乃奏乞議置四總管及罷王安中而用
蔡禎也七年三月二
十人日辛丑可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徽宗

宣和六年正月案錢氏四史朔閏攷正月庚戌朔癸丑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國賀正旦使武略大夫張搗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文獻通攷卷六十四奉議郎隋置名通議唐改奉議宋元豐更官制以奉議郎換太常祕書殿中丞著作郎武略大夫爲武散階內園洛苑如京崇儀各使也又通攷卷九十九連南夫字聘舉有宣和使金錄一卷南夫五年十二月留與吳子厚充接伴此時叅復遣伴送也張搗未見

乙卯金國賀正旦使高居慶等辭於紫宸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正月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賀正旦使盧州管內觀察使鄙字臺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守大理寺卿楊璞竝辭於紫宸殿與紀事在乙卯相隔太久且紀事副使作楊意不作楊璞璞於交燕山時曾齋誓書來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可致後亦不見并不載其官階若楊意則七年仍爲賀正副使其官階與五年十二月乙巳所書同此當是楊意楊璞恐係誤書紫宸殿係覲朝之前殿見宋史地理志汴京遺蹟志曰

在大慶殿北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自金使來賀正旦其來時召見去時入辭並於紫宸殿其先金使來議燕雲則皆見於崇政殿也

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主客員外郎杜從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案董史皇宋書錄所引長編原文與此悉同惟新知二字作徐知新三字似係人名據俞松蘭亭續攷載紹興壬申二月六日徐兢題跋云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兢是嘗時管勾官此有三人並無徐知新之名書錄新知二字當是倒誤其徐字涉下徐兢字而衍不可從也新差編修汴都志米友仁案原本作朱有仁今據皇宋書錄及蘭亭續攷跋周煇清波別志曰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藝祖受命造邦定都于汴神宗稽古有作煥然一新陛下紹述百美備具京邑之盛莫如此日圖宜書之簡冊如所謂長安志者纂爲一書號汴都志以垂萬世遂詔輔臣鄭居中提領修纂李子奇及祕書丞李鐸爲編修友仁蓋新孫等也並爲措置管句官生徒以五百人爲額篆正文法鐘鼎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眞法歐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顏柳徐李逐月

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案蔡絛鐵圍山叢談作王紹嘗進唐告三道云云）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眞卿書顏允南母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須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董史皇宋書錄所引長編原文此條前尚有都省奏立書學一條今巳見崇寧三年六月壬子日可考陳鵠耆舊續聞曰徽廟尤喜書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精意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以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至若紹興以來襍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餘皆碌碌可歎其衰也）

庚午（案原作庚子據畢沅續通鑑改）勒停人蔡絛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李燾十朝綱要五年九月癸丑蔡絛坐撰西清詩話專以蘇軾黃庭堅爲宗特落職勒停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宣和五年十月乙丑日臣寮上言徽猷閣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編曰西清詩話其論議專治蘇軾黃庭堅等爲本有誤天下學術奉聖旨蔡絛特落職勒停俞文豹吹劍外錄費袞梁谿漫志

所說並同文獻通致卷六十四朝奉郎古無是階元豐官制以朝奉郎換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

癸酉御內東門別次為金主成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三朝北盟會編正月六日乙卯金人訃音至報其國主殂為輟朝五日與宋史月日並同宣和錄曰皇帝為大金主卒于內東門別次成服癸酉為正月二十四日距六日乙卯訃至巳十八日矣

戊寅命校書郎連南夫為金國祭奠弔慰使武略大夫張撝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連南夫張撝係正月四日癸丑命為伴送金國賀正旦使此時即改命弔奠不別遣矣惟南夫官階前書奉議郎太常少卿此又改書校書郎據通致卷六十四元豐官制以承務郎換校書郎及正字將作監主簿各官此為京郎官最末之階南夫前既書太常少卿此何以又書校書郎或前階當為借衘非本級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上怒甚命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略不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藉上大不悅為罷觀竟不知何許人明年入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

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道尙宜速改也邇卒捕之下開封府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所云爲者乃于獄中盡之案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上元燒燈盛于前代爲綵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府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天子時從六宮于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宦官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令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衆諸佛菩薩耶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執于觀之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何吾教爾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于是籤掠亂下又加砲絡逼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之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日朱沖妙世號朱法師者亦神奇至親之則奏曰臣所治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巧何人遂獄盡之嗚呼浮屠氏實有人又東門外喫菜夫事此言明年八月薛應旂通鑑畢沅續通鑑竝係七年秋九月

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己卯朔

辛丑承事郎管句太平觀陳瓘

卒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
陳瓘卒于楚州蔡京知瓘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
恬于進取雖諸公交薦建居言職所蘇發惡雖死不降
據宋史本傳日崇寧中除名寵袁州廉州移彬州稍復
宣德郎正棄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官迹杭守蔡蘇執
送京師獄具正彙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道通州
又徙台州宰相遍令所過州縣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
日一徙告在台五年乃得自便才復承事郎帝批進目
以爲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
居江州復有識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才至
又移楚州瓘平生論京卞皆拔摘其處心最所忌惧故
得稱最郴宜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詔贈諫議大
夫紹與二十六年謚日忠肅朱弁曲消舊聞日陳瑩中
大觀末以其子訟蔡崇語言事就逮關封獄時有旨令
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因辭日瓘在諫坦嘗論京今爲
獄四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
皆恐其復用又皆予宮禁對臣說及瓘宜復召之意時
蔡攸亦在側奏日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其如在天
之靈何上璽頒久之邵經邦安簡錄日劉安世聞其疾
使人勉以醫藥日天將有賴當力加保護以待時用靖
康要錄日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望旨陳瓘子止棄昨
喙言蔡京坐罪可召赴關與差遣通改卷六十四元豐
官制以承事郎換大理評事此爲狀元及第及宰相任
于之初階郡氏間見前錄言瓘請康初年死李事十朝

（綱要係四年二月十一日庚子陳璀卒，並與宋史本傳不合，恐誤。）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三月己酉朔）金人嘗遣使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封氏編年附此于四月一日，今并入此。據五年四月十二日國嘗求米十萬石，金盟本末亦云譚稹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糴，故金人愈怒。封氏編年獨云二十萬斛，不知何據，姑存之。案五年四月十二日金人陳薛固收捕夔角不及天補求單糧十萬石，當時朱有報書朗分金使揚璞持回所求糧米以燕雲無可計辦，先于內地挪米一十萬斛于古北口及應州兩路交割，尚有十萬斛未見交付，其圖書並附五年四月交燕時，可考。原注蹀金盟本末云譚稹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糧，此設可據，益創國書所求十萬石中未交之五萬石也。封氏編年所云二十萬斛，二字恐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去冬及正月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

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乃遣右司郎官黃潛善爲察訪因按覩焉及歸圖進日震而已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以迎合銅錢事除戶部侍郎（案）宋史書是歲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不係月日薛鑑及畢續鑑係閏月辛巳下又宋史潛善本傳宣和初爲左司郎陝西河東地震陵谷易處徽宗命之察訪陝西因往視濟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矣擢戶部侍郎銅錢事當考錢氏四史朔閏考閏三月係戊寅朔

四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四月戊申朔己巳詔給地牧馬路分勸誘召人養馬自降指揮至今年三月中養數多去處干豫牧馬官吏宜與旌賞令提刑司官通將本路所管州縣及三千匹以上各與轉一官六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州府通所管縣分一千匹以上各轉一官二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縣官及三百匹以上各轉一官六百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通考卷百六十曰宣和六年詔立牧馬賞

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四州縣及一千四縣及三百匹其提點刑獄及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于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餘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親試舉人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賄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為名而官之多至百餘人參宋史四月癸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五人各本竝同李濂汴京遺蹟志曰宣和六年進士八百五人省元陽椿狀元沈晦是年復省試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為問周表卿執素素通此學極賅博自請常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詔瑞假籌布算而后答問表卿籍日果閒吾當少遜之矣然亦不在佖人下出翌日騰唱元用第一表卿次之此為汴京九朝一百六十七年取士之末科觀策題與狀頭之名亦有先兆矣

又六月科免夫錢燕城常勝軍五萬戍兵九千月給糧十餘萬石而他軍不豫焉故悉出河北河東山東民力以饋給之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于燕三路俱困上殊不樂欲罷王黼黼作免夫之令冀得以久其權乃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荊湖八

萬八千廣南八萬三千四川十萬八千竝耨免夫鐵
每夫二十貫率天下所得才二千萬緡而結恐四海
矣家宋吏六月王子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東兩澗
之民困于調度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闕廣竝納免
夫錢期以兩月納足違者從軍法七月王寅又詔宗
室后兜戚里宰執之家緊數免夫錢鐵圍山叢談曰
宣和四年既開札避度支異常于是內外大置上心
不樂時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諜始倡免夫之
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
但令出免夫錢而巳御筆一行醫公爲之垂涕一日
爲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陞下聖仁惠饑
元元澤及四海㓐前日之政但取跑寶走商貫未嘗
及農畝今大臣下騎百姓口中歛飯婉以取其錢乞
弗取上心亦侮亟令改止聖旨行下然無益矣自是
作倆每動敫用畝習以爲常不但祖宗朝蓋亦崇觀
政和之所無也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
萬緡朝廷榕以備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巳用之止餘
六百萬緡爾外二不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
此䌷峹以奉㝠私者薔自啟北征則省中建立一戾
號經撫房及告功灘遷奏請凡總撫房文籍盡取焚
之故不得而㬤考也獨醒雜志曰宣和六年山後將
入版圖大農告賈之蔡李諸人逐建免夫錢之議江
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緡而禮運之費不豫
埒令下之日洲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

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重歛遽起民間嗟怨亦分有
觀望風旨者徒阜爇以令月防愆期卽以阻軍興論
人益皇擇小民往往去爲盜後夫錢之綱運將至淮
向而斂驕已及郊其錢皆爲船人所私矣可概夫錢
氏四史朔閏攷
六月丙午朔

七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七月丙子朔丙戌膳部員外郎王麟接伴金國謝嗣位使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副之

案宋史五月癸卯金人遣使來告嗣位三朝北盟會
富編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金人遣國信大使奚人
富讀古副使漢人李簡來宣和錄曰遣留使芽齊自叙
日謝登齎位使阿符打自燕歸國死于半途吳乞買嗣
立故遣使來謝差張壞充大使差擴充副使至燕山又
進至剗州接見人使富謨古副使李簡據紀事本末于
九月二十六日庚子齎讀古李簡見于紫宸殿亦書金
國遣留使不書謝嗣位使原注以爲貴錄作遣留使自
叙又作謝登位使附謝登位遂兼遣留乎惟馬擴自叙
云大使張壞此又係王麟豈張壞爲後時改差乎三朝
北盟會編其使係正月來馬擴爲接伴故正月二十九
日馬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事此正是爲接伴時
也五月二十七日其二使入國門嗣詔馬擴罷送伴前
去宣撫司紀事于七月書接伴于九月書金使見紫宸

殿與三朝北盟會編所書月日相去極遠會編不知何據

著作佐郎許亢宗爲金國賀嗣位使廣南西路廉訪使者董緒副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金使來告嗣位以著作郎許亢宗爲賀嗣位使金國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樂如結綵山作倡樂尋橦角觝之伎鬬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眾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爲者莫知其說其國花然皆笈舍以臣至是方嘗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盡效中國所爲亦宏侈矣據宋史七月戊子遣許亢宗賀金國嗣位與此後二日三朝北盟會編係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董緒副之皆押禮物官鍾邦直其年月官階及名字與紀峯竝異不知何據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虜中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眞渤海契丹奚內人物白皙詳緩能漢語者爲之副使則選漢兒讀書者爲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賜宴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第舍數十間牆壁全密堂室如帟幕寢榻皆土床鋪厚氈隳及錦繡褥鼠被大枕等以女眞兵數十人佩刀執弓矢守護去虜廷尚十餘里次日賜酒果至晚閑門使射來號議約翌日朝見次日館伴同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家絲採樑錯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里巷率皆

背陰向陽便于收放又一二里命撤纖云近闕北行百餘步有阜宿圍繞三四須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宿門就龍臺下馬入宿闔西設氈帳四座各歸帳歌定客省使副使相見就座酒三行少頃閣轉鼓聲入歌引三秦樂作門門使及祗坐班引入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加儀贊通拜舞扑蹈訖使副上殿女貢酋領數十人班于西廊以次拜訖近貴人百餘人上殿以次就坐餘并退其山棚左曰杭源洞右曰紫極洞作大牌題曰翠繖宮高五七尺以五色綵閒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楪以松柏枝以數人能爲禽鳴者吟吽山内木建殿七間甚壯未結蓋以瓦仰鏞及泥補之以木爲磁吻及尾脊用墨下鏞帷繇榜額曰乾元殿嗜高四尺許陷前土壇方隔數丈名龍墀兩廊旋結架小葦屋纍以青幕以坐三節人殿內以女眞兵數十人分兩壁立各持長柄小背朶以爲儀衛日役數千人與染已架屋干百間未穀規模赤甚後也儭主所坐若今講座旋重茵頭裹皁巾帶後垂若今僧伽帽玉束帶白皮鞋薄鼎可三十七入許人前施朱漆銀裝鏃金几案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紙璮匙筋以象齒遇食時數胡人舁十數鼎鑊致前謀手旋切割飣餖以進名曰御厨冥食餘頒于三節人樂如前但人數多至二百人云乃醬契丹數坊四部岀每樂作必以數十人高歌以齊管聲出果樂之表此爲異耳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副以金餘人銀謝訖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飲

以絹折使副百餘匹餘人十餘匹次日詣廷赴花宴酒
三行樂作鳴鉦鼓百戲出有大旗鞭豹刀牌研鼓踏索
上竿斗跳弄丸擲簇旗築毬角觝鬪雞各等履色鮮明
顏似中國有五六婦人塗丹粉艷衣立百戲後手持兩
鏡高下其手鏡光閃條如祠廟電母此爲異耳酒五行
各起就帳戴色絹花二十餘枝謝訖復坐酒三行回館
次日貴臣就賜宴伴射于館內庭下就賜襲衣鞍馬犬
日朝辭酒畢就殿請國書拂下拜辭回館鋪掛綵燈篠
以絲管爲皆別宴名日換衣燈宴至此
夜語笑甚款酒不記巡此皆舊例也

校書郎衞膚敏爲金國賀生辰使膚敏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虜遣使而我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議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遣諸境上上以爲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遣幣而還杞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膚

華敏亭人汪藻志墓此據墓志增入七年五月二十四
日再使〔案〕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乙未改命校書郎衞膚
敏代舒宏中爲賀金生辰使可考大金國志日日金人自
護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日報謝通好也文日告喪得
天祚也又次日賀天盛簡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
濺敝其貴殲虎道路使不疑也諜此是七年金有賀生

辰使六年天道衙國不遠貢使也宣和乙巳奉使行程
錄日第十程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淸州出鎮東行
十餘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境上並無溝塹惟兩小律
埃荊三尺許其兩界地東西約一黑內兩界人尸不得
耕種行人並依契丹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
前期具國信使副職名關際貴界備車馬以侍虜亦如
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何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
引接齎國信使副門狀迴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
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
劃立馬引接互呈門狀各舉轉盧揖如儀以次行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衣乇月道璣衙所以王敲總須
梁師成劄之錄宋史本紀七月甲辰置璣衡所柯維
禎宋史新錫天文志曰宜和六年辛臣王黼言臣于
崇蠻初邀近方外之士十京師月云王其姓面出素
書一道璣衡之制甚詳比書滿令應奉司造小儀驗
之輸二月乃成悉如唐一行之制杰一行舊制樅附
皆用銅鐵渾即不能自蓬今制改以堅木若美玉之
類舊制外絡二輪以綴日月而二輪虧薇星度仰觀
歷次不密今制日月皆附黃道如璣行禮上舊制雖
有合望而月體常圖上下弦無拼今以機轉之使圓
缺隱見悉台天象舊制上有候刻辰鐘鼓畫夜短長
與日出人更籌之度皆不能拼今制寫司辰壽星運
十二時輪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爲爲龍承以銅荷
時正吐珠振荷循環自運其制皆出一行之外郎其

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璿璣也運用如斗者玉衡也首人或謂璣衡爲渾天儀或謂有璣而無衡者爲渾天象或謂渾儀望筒爲衡皆非也甚者莫知璣衡爲何器唯鄭康成以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以今制考之其說最近宜令有司置局如式制造詔可朱并曲洧舊聞曰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蘇子容所造也星官歷翁聚觀駭歎以爲古未嘗有紹聖初蔡卞以其出于元祐欲毀之時晁叔美爲祕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力言于章惇得不毀及蔡京用事無一人與此器爲地故璣衡悉變舊制

八月乙卯〔案〕錢氏四史閏朔考八月乙巳朔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罷宣撫司落檢校少傅太尉命以本班節度使提舉崇福宮任便居住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攻陷應蔚等州先是金人以納張瑴擬出怨言又于三月來宣撫司索所許二十萬斛糧譚稹曰宣撫司未嘗有許檄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日閒趙良嗣已許矣譚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與金人怒及擊兵亦以此爲辭遂攻應蔚遂守臣蘇京殺陳翊又陷飛狐靈邱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乃罪稹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原注〕金人自滅遼毀驛有

虎魄中原之意而朝廷不知啓亡齒寒早不爲備而爲皐辭厚幣以貨燕山之地觀其金帛子女席卷而東以空城與之其意亦可見矣金之欲諭盟而無其謀李有納張毅之降絕借糧之請而得以歸曲于我此皆君臣閒味而狂虜故得遲其志也

初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各以州來降宣撫司即用京爲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撫使正翊並遷官回任

〔原注〕亡遼錄附見金人入燕後揚氏編年附此于六月九日拔五年七月七日諱積還檢校少保以連城夾第輸款故賞之正京翊來歸必在五年七月七日以前巳附見彼令復出此〔案〕原本韓正上有脫文今諜三朝北盟會編嚐入正京翊三人來降各本不見月日北盟會編附六年八月金人復取蔚州下云先是金人逐天詐入夾山遂附雲中府所有營內州縣皆來拜降及移軍燕山如勦州節度使韓正應州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翊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粘罕斡離不分遣軍馬逐去蘇京孫圖祿取蔚州殺陳翊復取上投州郡叉陷飛孤臺邱兩縣絕交山後之意又以隊來責我招納拔人張覺招拘收戶口蠟官及不付所許糧二十萬斛朝廷巳知其非送議罷譚積矣以上云云紀事於五年七月七日戌午起復譚積下巳附其事但較略耳正京朔等來歸積宋編年亦書之今復出此並可參照

已而

夏人舉兵侵占朔武地界稹遣李嗣本與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

案李氏十朝綱要曰七月甲申夏人犯朔武令陝西五路帥臣嚴備彭氏太平事迹統類曰時邊隙已開北人馮忠信知夏人與女眞有入寇之約竊書以見告邊臣以聞雖賞以官而不敕武備三朝北盟會編曰初粘罕遣撒盧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斯刺曷董野鵲神崖掄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其入寇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乃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以應粘罕之約盡陷其地北征紀實曰朔應蔚三州守臣通我我又招降之名曰朔寧軍遣河東將李嗣本戍以兵運芻糧玉帛以餉之事曾未訖粘罕歸雲中因來治此嗣本大敗狼狽僅脫朔應蔚乃復歸金議稹但束手坐視尤玷中國上悵然不樂罷稹歸後乃以張孝純爲宣撫副使焉

金人怨朝廷納張瑴屢出怨言稹又不給所許糧十萬斛金人愈怒遂攻蔚州殺陳翊及陷飛狐靈邱兩縣逐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咎稹處置無方故復起童貫代稹貫與蔡京等又共排稹尋授稹順昌軍節度副使致仕太

師徐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依前太師徐豫國公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貫是行實出太原名爲代租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祚來降而自往迎之也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遼除童貫落職致仕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爲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閑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租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遣馬擴辛興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責以庭參體卒不相見第使高慶裔傳言以朝廷先違誓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雜以便交擴歸告貴以虜犒不測乞遣營邊備貫不之信原注宋之于遼歐盟歲久天祚書私謂左右日若女與必來吾與南宋爲見弟夏國爲甥甥何憂哉宋皇渡海與女與盟夾攻天祚謀復燕雲可請失計矣至是而誘致天祚未知天祚能南歸乎適足以激金虜之怒何其愚也【案】宋史宰輔表及東部事略除童貫致仕復宣撫並條入月乙卯與紀事月日並同權三朝北盟會編作八月癸丑

庚午皇太子奏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訖續講尚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靖康要錄曰大觀元年十一月詔京兆郡王及高密郡王楷可于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翊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頸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二年封定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室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為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為侍講司門員外郎鄭修為記室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三月辛卯詔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及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備辦以周五年二月乙巳行冊禮丁巳皇太子奏臣于作就資善室聽講須侯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筆臣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如臣之懸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親經筵兼臣問安觀膳之外遇還府第纔有餘暇兒不同生日深在業嚴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闕隙即請學官赴羅講讀所責為學日益有以副聖慈眷撫之意宋史本傳及宏簡錄侍從列傳云耿南仲開封人在東宮十年欽宗為太子素親偉之及內禪拜資政殿大學士轉尚書左丞門下侍郎簽書樞密院事甚禮重之南仲自以東宮舊臣首當柄用

而奚敢李綱越次位居已上忌之因每事異議力主求和斥不附已者凡綱等所爲悉沮之高宗即位薄其爲人降授別駕安置南雄州行至吉州鬱鬱以死

九月

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甲寅朔

庚寅手詔以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詔旨楊氏編年六年七月金芝產于南山萬壽宮改艮嶽爲壽嶽今從部胥朱勝非曰上皇于宮城東北闕起景龍門復道通蔡中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方罷謂之先賞又于次東建寶籙宮宮後累石爲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紀最後朱勔于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靖康元年冬虜騎再犯闕圍閉日久拆屋爲薪繫石爲砲伐竹爲笓籬惟大石基址存焉五年六月卜三月甲午朱勔自承宣使爲節度使案艮嶽已詳四年正月辛酉朔可考萬壽峯即朱勔所進太湖巨石但原注作賜號昭功慶成神運石淸波雜志作昭功敷慶神運石楓窗小牘作敷慶神運石東都事略又作賜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奇峯名稱各異

命校書郎賀

充中爲金國賀正旦使武德郎劉宏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宋史無此三朝北盟會編係十八日壬辰爲考卷六十四武德郎爲宮苑使左右騏驥院內藏庫副使各官也劉宏未見

庚子金國遺留使城州管內都勃堇富謨古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見於紫宸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甚實錄有此十月四日辭五月二十日詔月差馬擴爲接伴金國謝登寶位使擴自序亦云本紀因語旨遂書金人來告嗣位案七月八日王安中癸寓謨古李簡乃遣留使非告嗣位不知馬擴既名接伴何亦稱謝登位不稱遺留又不知實錄此何所據亦稱遺留不稱謝登位送兼遺留乎七月十二日差馬擴接伴時可考冢以上遣字似皆寫誤當作遺字宋史本紀九月庚子金人遣富謨彌等以遺留物來獻與此月日並同蓋係金主遣獻阿骨打遺留物使到也惟本紀作富謨鄉不作富謨古此與三朝北盟會編作富謨右同爲寫譯漢人名姓各本尙有參錯況還金各史名氏更有稱語不同乎據本紀于五月癸卯既書金使來古嗣位所九月庚子又書並使來獻遺留物似有二使致所書其至然三朝北盟會編于正月六日書富謨古李簡來于五月二十七日書到國門差黃潛善王宗

徒充舘伴馬擴罷送伴雖與紀事所書月日相縣太遠
而原抉據諮旨云五月二十日差馬擴接伴與紀事所
書七月亦不合推詔旨云十月四乃謝則與此九月見
紫宸柑合北盟會編不知何據早書似當時二使之遺
邊臣阜報其來而意在覘圖故多留滯朝廷初但以為
謝登位繼乃如其獻遺留物故王安中奚乃遺留使非
告嗣位各本因此送所書互異紀事于七月丙戌書謝
嗣位使子此文齋遺留使蓋兩存其疑貫則告謝而兼
上遺留物也米史本
紀兩書其來似謀

積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
少宰先是上待王黼過于他相黼以父事梁師成解
恩府先生黼第側有複道通師成家上因觀芝始僭
其交結狀乃拔時中邦彥以分其權而師成亦紬初
上欲大用攸因日蔡六豈堪作相攸遂落節鉞仍領
權密院事十二月王龍致仕業宋史宰黼表六年九
月乙亥李邦彥自通奉大大守尚議左丞加銀青光
綠大夫少宰兼中齋侍郎神齋玉倩爲齋密使白時
中自金紫光祿大火門下侍郎加特進太宰兼門下
侍郎黼齋玉倩爲齋官使四月丁巳李邦彥丁憂起
復部氏閣見前錫曰王黼少年凶復欲功商蔡京乃
獨仕結大金伐大遼取燕藝事罷經撫房樞密皆不
得隊下族誅之令禁言北尊黼後以太宰致仕猶領
應李使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僅薄肅

儒無所立出李依宋朝事賞日王黼上章乞骸骨日
陛下用臣不為不盡任臣不為不專緣臣薄萌取戾
陰陽內積憂虞外傷疲徹捫心自悼弔影生嗟獲戾
天人異之可道倘許蓋還即稷退即里居脫身于風
波徇湧之中收功于桑偷褒憲之域人非鬼貴少緩
顯齊永言此恩是為終惡詔依所乞守本官致仕靡
得恩例朝謁人從等竝依蔡京例仍給節度使倖從
優禮也黼當國之久專權稔惡中外長之無敢言者
及是太上覺悟寵其政事天下務快薛應旂適鑑日
十一月丙子王黼寵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
部賤之役以黨笑取悅太子閤而惡之黼以鄆王椅
行寵陰為黨尊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之始揩
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替過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
協陰結蔡彼其毀之會中丞何梟論黼奸邪尊橫十
五事遂詔黼致仕其
蕭胡松年節皆竝寵

十月案錢貝四史朔閏考十月甲辰朔庚申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國賀正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宋史無此三朝北盟俘稱係九月二十七日庚午又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乙未聖旨王昂接伴大金賀正旦使事不罷可特勅停副使不見

乙丑中大夫祕閣修撰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兼提舉給

地牧馬李孝揚轉一官減三年磨勘許回授本色本宗有官有服親以本路養馬及七千餘匹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李孝揚未見四月二十二日己巳詔立牧馬賞格與此可以參照文獻通攷卷百六十詔立牧馬賞格既推賞如格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牧馬事遷官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係甲戌朔丙戌手詔神考肇正六官修舉百度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先後詳略若網在綱用垂裕於萬世繼志述事正在今日比年以來官不守方使得撓政上下尙玩名爲遵揚而實侵紊法本一定可循勿失而官司便文緣事建請遂至於條目滋繁以式均財本無不足而流品猥衆廩食無名遂至於用度冗濫謹名器重爵賞所以示天下之公而僥倖路啓請謁相先故人才失任使之實時賦役勸農桑所以厚天下

之本而貪吏誕謾掊克無藝故民力有匱乏之憂以類推之不可勝言可令尚書省置局詳議以講議司爲名究本推原務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以廣紹述先烈之休其各遵承以稱朕旨御筆差蔡攸白時中李邦彥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法令完具更不取索外餘并講究利害條具上限一季結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原註初草十一月六日御筆按十三日始降部置講議司恐此云六日必誤朱勝非云寅和七年遣講講司以革弊事宰欽爲提舉官余在部司攸命復實凡已經裁滅省再看詳訖方行取旨未幾太保領樞密院蔡攸同從舉余固疑之攸建講以謂內侍筆職事於宮禁外廷無由措考乞廳合裁滅事委畫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都王領右府諸閣之長故也後前日送下五十餘狀貫云禁中進呈得肩茲依余前編閣皆主者自隊名爲減攢其實增添如某局元置親衛兵士五百人自置從以來止有三二百人令減元額作四百人御限一月招填或取擬足數他事大率加此方悟言興此曹爲地書檢照官制點鹽以前文臣朝講大夫至中奉大夫其二

十九員止有中散二員餘皆勅講今一百九十餘員武
臣觀家使至節度使止二十七員今一百七十員餘官
五之二合文武官舊有九十餘員令三萬五干餘員余
力請于時用自時中李邦彥請匱司無補不若不匱未
幾結罷初樂靈中蔡京作相匱講議司凡謬政弊法流
壽天下者皆嘗時所爲也官吏數百人增給厚祿監賞
縣遷浮賈不貴會棠僚屬縣黃饅頭一味用錢一千三
百餘稽則他可如災如是二年而龐今匱司以講講爲
名雖立意不俸亦無補也案精宋編年貲裕通鑑十二
月詔以法式滋多流品纓取饒俸路啟民力賢之令尚
書匱局講議命蔡京兼領各本竝係十一月丙戌與紀
事月月皆令此作十二月恐誤紀事原注據朱勝非秀
水間居錄說以爲七年置司蔡飲提舉係後續命與紀
事亦不合然勝非事縣親歷當是司擴七年或係六年
字誤初還講議司係崇鹽元年七月甲午曾敏行獨醒
襟志日蔡元長爲制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
異費用不貲一日集百僚會議因留欽命作嚩黃設頭
歎罷吏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焉鏹一千三百餘緒又書
有客集其家酒酬京額吏日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跋來
吏因以十餅進客遂分食之乃黃雀朏也元長問何有
幾何吏對猶
餘人十有奇

辛卯開封府尹兼侍讀燕瑛前徽猷閣直學士任諒特

起復並爲講議司詳議官朝散大夫直祕閣季侗朝請大夫王雲承議郎鄭望之朝奉大夫直祕閣高衛并爲參詳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文獻通攷卷六十四元豐官制以朝請大夫換前行郎中以朝散大夫換中行郎中以朝奉大夫換後行郎中以承議郎換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任諫大獻中爲河北漕臣舊有河北報本錄凡戶口升降官吏增損與夫一歲出納奇康之數皆按籍可知見玉壽卷一百八十五餘人皆未見

童貫遣保州廣勝安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黏罕軍乙未案原本脫乙字但有未字與上下語意不屬據三朝北盟會編擴等至雲中附三十日癸卯然茅齋自序但言月末至雲中亦不定爲三十日也故知未字上當脫乙字爲二十二日乙未亦係二月末也擴等至雲中府會黏罕已歸留兀室權元帥遣人來諭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兀室曰譯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譯稹以凡庸不知故嘗爲朝廷

所黜數往還辨論最後兀室遣高慶裔來曰二觀察旣執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割山後事以國相謁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後已許難以便交擴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瑴之罪本朝已斬瑴首函送貴朝職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略及交蔚州後縱軍馬爲攻取本朝恐致紛競姑令戍守者能歸貴謂稹再委童貫經理若大國每如斯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前者人言蔚州有賊本朝遣兵剪除及得貴朝移文卽已今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無不遂也卽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

擴對金人訓習漢光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成數指言張
毀邀索職官民戶實有包藏願太師速營邊備實不能
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條紀事于此事並不書日各
本同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三日之後書畫實遣
擴亦不本日今從長編通例以下有乙未日提行附月
末況全書多擴至雲中以後語實為十二月事矣茅齊
自序云文以十一月末至雲中十二月上旬同太原則
其道時擴在中句之末可知紀事此條全文多用馬擴
自序語必盟曾編所
載較詳北今不別出
積宋細年貪治通鑑罷應奉司係米史係十一月乙
西各編同積未編年附此于九月之下十二月之前
囪十本月事也因附此月末薛應旂未元通鑑曰十
一月一酉罷應奉司自蔡京以豐亨僕大之說勸帝
窮極乙靡久而幣藏空綢言利之臣殆析秋臺宜和
以來看擷專主應奉掊剝横賦以褒爲功所入雖多
國用王匱至是字文粹中上告祖宗之時國計所仰
皆有日數畺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請局務應奉司
安耗實出若非痛行裁減恐將者不得善後于足詔
蔡故百尚書省置請議財利司由是不急之務無名
之用哉擷帝亦自罷請路應奉官吏及六倘歲負物
乂宣悉三年方斷反正月罷應奉司関五月甲戌以

方臘既平復遣應奉司王黼請與梁師成總領後請路應奉局事漕運卒輸之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十之一名齊繢筆日宣和閒朱勔挾應奉花石綱以固寵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許毛孝立之徒助之發物供奉徽宗悉其擾燮蔡之後出爲惡不能絕也

十二月甲辰朔案原本無朔字今據李埴十朝綱要及錢氏朔閏考增入皇太子奏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接續讀後漢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靖康要錄曰政和元年三月定王出資善堂聽講讀李詩以光祿少卿爲翊善耿南仲以辟雍司業爲侍講五年二月冊立皇太子禮成李詩以祕書監爲顯謨閣待制南仲以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爲德獻閣待制八年劉擬方會罷以李詩耿南仲爲詹正至宣和七年李詩卒上聽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偪望崇每懷敬畏至講讀之暇惟以絲器貯金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所莫能測也

手詔朕執權乘要以正主道賦事圖功責在大臣比年以來任非其人政失厥中明發忱惕

念我烈考之謨訓修革蠹弊庶幾持循肆命近臣置司
講議太師致仕蔡京輔朕初載誕著碩膚屬閔勞以官
職之事即安里閭憲其言行尚有賴焉書不云乎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京可兼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
簽書毋致勤勞以稱朕責老貪賢之美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一又卷百
三十二原注實錄本紀云蔡京領講議司朱勝非云蔡
京崇寧元年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
和二年復入宣和初又龍六年王黼致仕罷相白時中
李邦彥益拜太少宰未殘京東溢起京薰閒祭以為宰
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
時京入十歲月旨不能書孝足寶不能拜號其子條用
事凡判筆告條為之仍代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為奸利
賞詞無章黜陟紛耘係妻兄韓招者衆用為戶部侍郎
密與謀議貶述朝土殆無慮丹條每日造朝侍從以下
皆迎揖附耳語堂吏抱交書牽數十人從之選使不出
詠求採訪喜者薦之不喜者令劫之中外措紳無困側
曰先是王黼作應奉司總門方貢獻之物以示權寵于
足敘之請罷宣和庫庫置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
帛服御王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茹蔬無

不竊取元豐大觀庫及摧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樁專事供進次年四月絛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絛兄攸發其奸狀京罷絛亦破議是年冬金寇犯闕得非將亂之兆耶案宋史本紀甲辰朔蔡京領講議司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月日並同又本傳曰京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童隸得美官棄綱紀法度為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盤結牢不可破也蔡絛責降追毀出身七年四月十一日壬子可考

癸亥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蔡京領三省事時盜賊日熾內外窘匱上意大不樂中官贊上召故老大臣遂決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絛以時入對殿延傳道君臣之意而攸以彰絛鍾愛于其父因絛私撰西清詩話專宗蘇黃為言者所論攸白上請殺之上閔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由是京父子遂為仇敵以上云云是詆以七年四月蔡絛之責降為撰西清詩話然詩話之降絛五年十月乙丑在七月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之後臣察遂因而論列此事各史不見推能改齋漫錄具有月日令已附六年正月二十二日絛復朝奉郎下可考七年以前絛已兩降此後之讀國不因詩話也據宋史蔡攸本傳云帝將去京先逐其家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

籍禁廷聞其事急請閧百拜哀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
權勢乩軋浮薄者遂開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
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辟之攸甫入逢握父
手為診視狀日大人脈勢舒錢得非有不適乎京日無
之攸日禁中方有公事郎去客竊竊見以問京京日君
固不解此兒欲以為我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
以季弟條鍾愛于京斂請殺之帝不許又宰輔表宜和
六年十二月癸亥蔡京自太師魯國公落致仕依前太
師領三省事神晉玉情萬
壽宮使與此月日竝同

戊辰御筆蔡京領三省應細事務免簽書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童貫請復雲中以奏議來京主
其說右丞宇文粹中對以虜誓拏天祚五七年後徐
議之說恐令興兵則釁端敘其議遂已叅各本無此
李重十朝綱要九朝編年備要竝係七年冬未不書
日當時雲中天德等處金已許夏故為夏人所陷至
宇文粹中所云虜誓書之語此不見于各本三朝北
盟會編及大金國志大金弔伐錄所載誓書全文竝
無此二語不知何諜雲中為西京金人雖巳許宋但
悖沈其辭或當時金人又有徐議之說也宋史宰輔
表粹中以六年九月乙亥自翰林學士承旨除尚書
右
丞

又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豐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
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酉
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鬚
長僅六七寸蘊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
案薛應旂宋元通鑑云賣青菓男子為孔方酒保朱
氏女生髭與此云朱氏子妻小異宋史本紀云是歲
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兩河京東西浙西水環慶邠
寧涇原流徙令所在振恤邵氏聞見前錄曰宮官盧
功裔云宣和末鬼車鳥歷血于福寧殿旋有又孤登
御坐又內殿碑砑上忽有積血遣擾觀之復出去轉
亦出發地亦出至發其殿又聞見後錄曰盧立之向
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攏者為甚壽夜久有
巨人呼攏攏若遇人必撒裂之中官有蹌男者數輩
相約候其出迫逐之巨人返走墜一物鑾然有聲取
視之乃內帑所藏鐵幞頭也趨正之云禁中向有北
逕不出仙詔院至宣和末始徧出宮殿中云岳珂桯
史曰宣和閒有沂密有侵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如
六七歲領有長籲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歸學生此
二子生而有髭亦不卯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
胡人亂華蓋人妖也候鯖錄曰宣和五六年開上方
織綾禱之徧地根又曰急地綫漆冠子作二林樣謂
之莅棧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
皆逃多爲北賊虜去此亦識也樞窗小牘曰薪康以
前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様戴虎頭盔王公之門至以

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乃虜字金節更是金虜
在門之北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者
尤甚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宣和末禁中詔言崇出探
蓮之所有水殿一遊幸之所罕到一日忽報池面遣
花盛開非常年此袖陵攜嬪御聞宦凡數十人往觀
之既至彼則有婦人備首凭閣者若熱寢狀上曰必
是先任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論左右勿恐之
見其額髮如雲素頭粲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
以所執玉塵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
如棘面長尺餘兩目如電極爲可畏從篤之人悉皆
辟易有驚仆者上亦爲之失措送巡不見上巫回輩
未幾京披失守北狩朔方蔡條鐵圍山叢談曰浴賜
古都素號多怪宣和聞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夜
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醬人也于是
家家持杖侍之雖盛暴不致啟戶出寢號曰黑漢出
是亦多有偷盜亥許而爲非者論歲乃止此五行志
所謂黑告者是也不數年間金國寒盟人寇遂有中
土兩都皆覆又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
接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
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賊使佩之以爲外飾
或破異籠又得金牌焉及後金人之變州郡類酋長
皆佩金銀牌爲兵號始悟前兆何不祥也又曰宣和
間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必多怪異螢或
大于斗蛇牽爲巨螭日夜絲竹敵矣之聲不祀也宣

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特氣不異事夏日因納涼
殿廡閒至哺時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本不
聽忽聞罵聲自內而出郎有衛從績紛執紅絹金簾
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開
鮮血淋漓傔從甚盛徐徐行由殿廡從本舍前過本
與其徒急趨入戶避之得詳職焉最後有一衛土似
怒以納涼故劫其行也乃以爾于指按其臥楄之四
足遂穿傳而陷于地頭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
大駭自是不敢病止其中四圖所見徧以示
人雖陽土大夫多能傳之日此必唐昭宗也
文是歲河北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時轉糧
以給燕山民力披困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兇荒民
食揄皮野菜不給至自相食于是飢民益起爲盜山
東有張仙者眾十萬張迪者眾五萬河北有高兄山
者眾號三十萬其餘一二萬者不可勝計也柔四朔
名臣言行別錄曰韓世忠初從梁方平經咎東事賊
楊天王透手滑武擒及徐進青社張仙等皆數萬人
王次第禽滅振旅而歸畢沅續資治通鑑宣和七年
二月子中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招降羣盜張萬仙
等五萬餘人詔補官稿賞有差三月甲申卯每州錢
伯言奏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宋
史食貨志曰宣和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
南伐蠻隙北驟幽燕關陝縣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
蔻盜癘發賊斂歲入有限支梧繫彩一切取足于民

陜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以買珍異奇寶欠民債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女工者一郡至數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疊見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徽宗

宣和七年正月（案宋史本紀及李埴十朝綱要正月係癸酉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丙申

金國賀正旦使盧州觀察使李蓳高居夔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於紫宸殿禮部員外郎邵溥借太常少卿充送伴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宋史本紀無此三朝北盟會編同係二十四日丙申淮高居夔仍作高居慶此與六年賀正大使高居慶副使楊意官階悉同高夔字恐係誤寫七年正蓋再使也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乙巳六年正月六日乙卯並可考邵溥未見各本亦不書送伴使畢沅續資治通鑑有之而邵溥又作邵博與此亦異）

是月故遼國主天祚爲金人所擒始天祚竄入陰夾山不能出童貫日夜爲上謀謂天祚在必爲後患乃閒遣人誘之天祚心素侈多暴中國故其失勢也不願來歸始得一番僧者令支御筆絹書通之因

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乃改書爲詔示欲臣之且約歸則待以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相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迎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必得之益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黏罕據雲中屯兵以抗其前故不敢出及約期之際也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天祚用是益坦然遂領所得契丹韃靼等衆并攜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京屬南來如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黏罕適以已回雲中矣故爲其追襲一擊而天祚

之衆潰勢不能還且畏中國不可仗乃亟走小骨碌帳中

原注此據蔡絛紀實稍刪潤之絛自云亡遼錄馬擴序其聞載擒天祚事極疎略按童貫再為宣撫往迎天祚諸家文字俱不能知惟絛有此〔案〕小骨碌錢氏三朝國語解作舒和倫舊作小斛祿亦作小胡魯蔡絛北征紀實曰小骨碌者天德雲中閒一族帳舊臣屬遼國及天祚至小骨碌辟正寢事奉之惟謹不以失國稍虧其臣節始粘罕賞以兵代小骨碌矣然或勝或負及天祚在是粘罕因自討之一舉殺小骨碌盡破其族醢蕩然無遺種遂會虜其后妃諸子宗屬獨天祚逆去不見乃于朔武境上即時分兵每三十里百騎頭刻布三百里以待之又契丹國志曰天祚入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並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乃復奔山金司與小甥舅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謀奔夏討未定小胡魯密遣人遁報粘罕先遣近貴論降未復而婁宿馳至遂俘以還据此是小骨碌遷報與紀實所言大異姑並存之

金人既破小骨碌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

招來之今又藏匿之我必要也貫推以無有郎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授之曰若遇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怠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滅遼遼主天祚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根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几室代成雲中乃使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斥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爲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仗乃謀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側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險年辛遼國遂亡亡遂錄曰天祚人夾山四部族衛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幸廣平旬而都中京及附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岡漢地全爲金人所有令國勢弱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斥而不從遂率諸軍乘粘罕之歸出夾山下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甯邊雲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邊遇木復潰還奔山金司小胡舊密遣人報粘罕以五百騎劫還去孝齊自序

日天祚驟韃靼衆三萬餘騎乘粘罕歸國山後兵虜直抵雲中府襲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漢兒鄉兵爲前驅女眞以軍馬千餘伏山谷間出韃靼軍後韃靼潰亂大收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孛堇以馬五百匹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朔爲隨行偕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隱當爲金人所俘等辱耳不可再辱莫若經投女眞亦不失爲王天祚意決從之兀宇趙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遇之東海隅諭年而率北征紀實曰金人陳兵三百里待天祚見東有一人馳駿馬手更率二馬望北馳去騎兵闍之郎下馬因自曰我天祚也騎兵將加執縛猶顧左有吃曰爾取納天子耶粘罕因使拜阿骨打像而遣之歸國契丹國志曰金人使婁宿驅騎而至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俊乃以介皆犯皇帝天成死有餘罪因捧嚮以進遂俘以還居長白山松漢紀聞日中京被圍天祚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眞之彊不果納過走小教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篤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他天微雪東馬背有轍迹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肯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拾嚮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亡邊績錄載天祚降書曰遼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再患其爲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

統位繼子傳保郊祀上帝內外歡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褒不能當此夙夜惶駭周知過咎冒犯己詩若曉霜而遇烈日扇舟而遭怒濤眾惡競興譚辭蜂起故茲斷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懼之極如坐析揚盡闕軛道之放荷蒙矜恤況若新安之歎例受無辜念漢皇之仁恩誕數濡澤詢項羽之過惡奚兌終傷臣所猥者乞語軛道之留兗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聖聽昧死詳言畢沅續貢治遁鱉日兌項舒和倫遣人請遠主臨其地遼主遂邀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逵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惜術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遇季無興寒具護衛太保薾仲恭以貂裘帽進逐次絕壘仲恭進越與賓欲憩仲恭郎蹤坐倚之假寐仲恭輩椎豁冰雪以濟錢過天德至夜將宥田家給日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跳而大懈渚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趙党貞以舒和倫爲西南面招討使總邦軍事二月王成遼主行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洛索所執遼國遂亡以上各說傳問互有同異今並存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北京東盜賊流民以洪中字爲宣論使詔許招除中字急于成功奏請出降者復當年賦役軍士依須領收願削兵籍者黜由是鄉叢子弟龍爲盜以免稅卒伍有過竄名爲谿中皆得所欲大名府尹徐處仁極言其弊中字龍爲宮鬮案宋史本紀正月癸酉朔詔

赦兩河京西流民為盜者仍給復一年李埴十朝綱要七年正月癸酉朔遣朝散大夫李邈奉議郎朱定國齎親書手詔撫諭河北京東盜賊唐鄧汝潁流民釋因綱賊及凡料欽逋負等東都事略正月癸酉歸詔告諭河北河東盜賊唐鄧汝潁流移入戶方春田桑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緣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攜幼動以萬計轉而為盜非其本心為之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納稅租監司州縣奉行毋忽大名府尹徐處仁六年閏三月乙未留奉詔與知滄州柳臧同措置河北京東盜賊亦見十朝綱要

又燕山權釐自京師輸米五十萬斛以濟之案宋史本紀係二月八日庚戌詔京師運米五十萬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親往措置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是歲燕山大饑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屍插綴標于市售以為食錢糧金帛率以供常勝軍向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飢死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聞知宣撫司王安中方隊羨餘四十萬緡為自安之計后奉朝廷令度支漕太倉粳米五十萬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繫燕乘回程至北已見舳艫銜尾臟萬舟于水矣以上行程錄說据三朝北盟會編附入惟此作五十萬石則與續宋編年及宋史本紀五十萬斛其數大有不侔未審孰是姑並存之又

此事續宋編年本係正月後三月前不書月日据本紀載爲二月事故附此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係癸卯朔

〔又〕罷京東西弓箭社先是宣和四年梁揚祖請置社既而邀功者取五等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滋甚爲盜故臣僚請罷之案宋史兵志曰宣和七年二月臣僚上言往年京西路提刑梁揚祖奏請勸誘民戸充弓箭社經下東路令倣西路例招誘原立法之意不過使鄉民自願入社者練習武備爲禦賊之具爾奈何邀功生事之人推以入社之民衆多爲功厚誣朝廷已斂怨于民督責州縣急于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戸到追胥迫脅悉驅入社更無免者法始行于京西北路既已冒受厚賞于是東路監司前後論列誕設殊甚近者東路之奏數至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人武藝優長者至十一萬六千人且云西之西路僅多一倍陛下灼知其不然雖命餉與旅訪使者覈實被安肯以實聞乎今東路監司官屬與登淄兩州當職官坐增俸狀者幾二十人而縣令佐不攻焉不知出入阡陌開勸誘招充者誰與此其誰謂槩可知矣審如所奏山東之寇何累月淹時未見殄滅哉則其所奏二十四萬餘人與一十一萬餘人殆虛有其名而不足以捍賊也明矣大抵因緣揺擾民不堪命則老弱轉徙道路强壯起爲盜賊此亦致寇

之一端也近者偁頻陛下遣將出師授以方略入命近臣持詔撫諭至于發內帑之藏轉淮甸之粟以振恤之寬免其稅租宥赦其罪戾丁甯纖悉網不曲盡方將歸伏田畝以爲還善遠罪之兵詎可以其所甚病者擾之耶且私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深伍之法蹤以農隙以講武事然籍事畢則兵器繳之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丁家不幾于借寇哉陛下斷白聖心罷京東兩弓箭社之名所蓋兵器令悉送之宮使民得免非時追呼迫脅之累以安其生應兩路緣弓箭社排恩竝追餘改正首議之人重賜黜責後來奏請誑設伏乞特子施行庶幾舉下知陳不敢妄進由說以肆其奸寶今日之先務也詔竝依奏梁揚祀落職兵器竝拘入官社中人依已降指揮放散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三月癸酉朔辛丑先是童貫常問馬擴常勝軍且爲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女眞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故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也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衆止三萬餘人多馬軍

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爲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一屯於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於雄州或河閒府犬牙相制使藥師之衆進有所依退有所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是月童貫自太原眞定瀛莫入燕山犒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眞定府任元河中府楊惟忠大名府王育令招逃卒及刺游手之人爲軍盡用馬擴之言也（原注）擴言已附六年十一月末（案）紀事云云並據馬擴自序已附見五年冬末譯稱奏招義勝軍下可考又請崇委蔡靖知燕山府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三月童貫入燕犒軍茅齋自序曰童貫交授銀絹畢離太原由眞定入府河間莫雄州入燕擴自保州入莫州迎貫于任邱縣因語兀室已擒天祚事謂貫宜急備邊以防女眞爲患

彼懷張數之誠恐粘罕回來不測作過實云我今去燕
山背治兵馬益爲此也貫至燕中擁備郭藥師以下常
勝軍罷王安中歷蔡靖爲宣撫使兼知燕山府奏請河
北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眞定府任元河開府楊惟
忠大名府王育各爲逐路副都總管皆與招集逃亡軍
人及招刺諸處游手人充軍以爲備邊之畫蔡條北征
紀實曰始常勝軍本謂之怨軍任虜中常反覆者而我
初不知其詳及來歸我其徒深虜我之疑之也是以毎
言及天祚則人人未嘗不變色日此我等故主也使主
在豈敢遂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從女眞所以歸投
南朝驅上闇是深慮天祚前在繫燕人心恐一旦復出
則常勝軍必解體散從天祚故有此論實赫伍大臣不
能遠思上誤聖朝者此也藥師遂以檢校少保詔訓安中
焉然上下攻令寶出藥師安中但效平時慈詔事之驛
藥師者此也我又傾意以結之凡頁械精仗冀不以往
謂若須馬則盡括內官馬委與之藥師揀馬之法作泥
源半里使人不衛德而驍焉能過之則爲良馬下然賊
又退又遷大率類此又遣部下商販諸路舟車遍矣又
娶天祚昔時工作之人爲奇巧之物多以玉帶瑪瑙器
撚金紀珍異以奉權賞下及小瑠無不喜者及其得志
自擅燕山一路有常勝軍五萬食糧鄉兵號三十萬中
國雖有戌兵惟九于人無能爲也又藥師及燕人終不
改其左死亦無如之何時人稱比之安稱山因州桀第
都城增賜美人慰論令來朝藥師辭以故不至於是罷

安中召之還伯氏因薦蔡靖以代之靖有膺襟至則閒懷待藥師稍能抑其權藥師亦重靖然終不得其柄也宣和六年秋藹且罷貫復落致仕出撫河東欲擒天祚上因令巡邊密察藥師去就不然則拉之何來貫至燕境藥師以數騎出近貫子易州界再拜帳下貫曰汝今爲太尉位禮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也藥師卽曰太師父也藥師推知拜父耳焉知其他貫遂釋然藥師又邀貫祝師貫以數隊出郊野則略無人跡藥師乃下馬當貫前以旗一揮于是四山鐵騎耀日莫知其數貫衆皆失色歸而白上謂藥師決能抗金人也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京藥師亦必反反亦中國不能支又宋史郭永傳曰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値復毆毆至壞因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收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瞿然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有未寸尺功報之也今乃縱部曲毆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蕭無愧容永謂安中曰它日亂邊必此人也李埴十朝綱要曰三月童貫自太原眞定處眞入燕山犒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分招逃卒及游手之入爲軍四月詔蔡靖知燕山府應結絶宣撫使司及國信司職事並專一行道出與紀事所書合蔡靖與詹度兩易其任在五年七月宋史地理志河北路大名河間二

府係東路府眞定中山二府係西路府大名府慶歷八年置安撫使統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通利保順軍河問府太平興國元年名高陽關慶歷八年置安撫使統壽莫雄貝冀滄永靜保定乾甯信安州軍大觀二年升府眞定府慶歷八年置安撫使統眞相邢趙洺州中山府慶歷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書順安永甯八州軍政和三年爲府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朔丙戌〔案〕宋史與此月日同錢氏四史朔閏考三月癸酉朔今仍附月末

四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四月壬寅朔壬子御筆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蔡絛僻學邪見兩被降責今除邇英非所宜得可罷侍讀提舉明道宮在京居住尋又降御筆蔡絛賜出身敕可拘取毁抹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薛應旂宋元通鑑曰夏四月庚申勒蔡京致仕蔡絛最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罷絛侍讀毁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

年當有相議諸劄貫日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援貫命
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六年十二月甲辰朔原注可考
李埴十朝綱要宣和七年三月
辛丑賜侍讀蔡絛進士出身
已未講議司奏內降臣僚劄子及杭州裏外市戶吳僧
等狀乞納錢免行事看詳州縣行戶立定時旬價值令
在任官下行買物蓋令知物價低昂次防虧損貪暴之
吏怙法倚勢非理搔擾等今相度欲依所乞令兩路依
杭州已降指揮立為永法諸路州縣依此仍令逐路提
刑司選委清強守官同州縣知通令佐取索行戶色數
計在任官多寡隨陪費輕重永定免行錢其錢並作上
供赴大觀庫送納云云詔依講議司措置到事理施行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長編卷二百四十五原注云
据編錄冊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講和司進詳定行
戶利害劄子熙甯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書劄子詳定
行戶利害條貫所奏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詳定到

行戶利害先大闕奏今先詳定到下項節文數內一項據行人徐中正等狀屠戶中下戶二十六戶每年共出免衎錢六百貫文赴官更不供逐處肉今據眾行人狀定到下項中戶一十三戶共出錢四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戶納錢二貫七十文下戶一十三戶共出錢二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戶納錢一貫二百九十文右奏聖旨宜令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計會三司同其相度闕奏劄付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準此于當年九月初三日中書省劄于奉聖旨依奏蓋至九月始詳定其指揮即用熙甯六年五月例也本年十一月十三月庚辰並可參照宋史食貨志日崇甯以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細絹貼輸東北鹽鈔諸道權酤及籥賣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椿管封椿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元豐分南北庫大觀庫有東西之別宣和末又建宣和庫有泉貨弊餘服御王食器貢等司名此蓋蔡條專權時欲效尤王糴以應奉司上供囿寵也李亶十朝綱要宣和七年四月廢大觀庫又詔復各州縣免行錢

庚申太師魯國公領三省事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初京再領三省未幾目昏不能視事事皆決於子絛

條威福自任同列皆不能堪既罷條侍讀故有是命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東都事略四月庚申蔡京致仕戊辰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閒者三公之事作而相與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三省眾務使宰輔丞弼殊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可于尚書省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三公其任焉三省並依元豐成憲毋復侵紊宋史宰輔表月日並同本傳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崇蔡何為固位計始終如一帝亦知其奸故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所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

壬戌臣僚上言蔡條竊弄權柄率意自專縉紳惴慄靡遑甯處而一時倖進苟得之徒闒集其門勢焰薰灼炙手可熱接見賓客逾於執政有識爲之切齒而條傲然居之不疑詔條落職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六年十二月甲辰往可攷費袞梁溪漫志曰蔡條蒸人助其為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閒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得竊名著書甚多大抵門姦言文其父于之過此固不足怪至叢談所載其家使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為榮此乃竄南

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乙丑講議司奏契勘諸路州縣供官之物不許擅行科配比年以來轉運司多不以州軍大小州軍又不以縣邑人戶家力一概抛科及諸縣將抛降之物往往比合用之數暗行增添容縱公吏作弊爲甚欲令往應科配之物轉運司隨州軍大小州軍隨縣邑人戶家力均抛令當職官前期依此品量均定具逐等逐戶合科配物色數目申本州檢察仍以人戶等第家業合着之數單名降牓付縣曉諭人戶通知如有不均或數外增添催科許人戶越訴監司覺察按劾庶幾輸納均當革去奸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食貨志曰凡歲輸供官之物許以粟麥物帛互相折輸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緜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所輸有常處若以有餘補不足

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
所輸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
速覩收成早晚竟爲之期以紓民力州縣歲奏戶帳具
載人戶家力丁口之等第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其
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大觀二年詔天下
租賦科配支折當先富後貪自近及遠酒者漕臣失職
有不均之恵民或受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爾內
地罕用焉開有移用則賃民以所費多寡自擇無或抑
配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
折變之法以科納之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覩歲之豐
歛以定物之低帛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擅有拋抑重
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帛估豐賤之物俾
民輸納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
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貴民所無其費無量
至於支移徙豐就歛理所宜然乃豪民滅吏故徙歎以
就豐齎挾輕貨以賦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各免
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聊費覩富戶反重困之適負困於
追呼詔申斥焉宜和中州縣主吏僞科失職逋租數廣
轉運司芻守貳勤情聽專達於內侍省淅西逃田天荒
草田芻茭湖蕩滌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並租與聊田
等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木利農田之名部使旨
且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者論折科之弊其略謂西蜀
初稅錢三百折緡一四草十閭計錢二十令本路緡不
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圖圖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有

輸至二十三千者東蜀亦如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

已巳講議司奏檢會講議司劄子勘會人戶輸納官賣鈔旁州縣不能鈐束公人計會盡行收買卻于人戶處邀求厚價比之官價多至數倍兼又阻節留滯是致有人戶糴賣所納物斛用充盤川爲害甚大緣上件鈔旁錢法行已久難以盡行免放欲更不印賣止令人戶從便自寫鈔旁輸納官置單名歷用合同印記令人戶量納合同印記錢杜絕阻節之弊亦可以關防僞濫所有約束并納錢合行事件別具措置行下詔依所定施行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通攷卷五十六崇甯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屬苛細罷之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息和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

拘收與發運司充糴本宋史食貨志曰宣和七年六月詔兩浙路鈔旁定帖息錢並行截節不歸應奉

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五月壬申朔乙未奉議郎舒宏中案畢沅續資治通鑑舒宏中作舒宸中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劉發為金國賀生辰使

副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宏中通直郎吳安國武翼郎王觀為正旦使副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衛膚敏已見六年七月十一日丙戌彼注

云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再使與此正合宏中劉發未見四朝名臣言行錄曰膚敏字商彥先徙唐令爲華亭人宣和初上舍奏名擢第三人授南京宗博召爲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宣和七年復使金國道逢賀嗣付使許亢宗許言虜且大至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益急眾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入驅知虜諭盟益不爲屈虜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之旬日卒易盤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虜酋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虜卒莫能奪出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斡雖不遇講公相見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責人臣也使人燕幾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辭莫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

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眞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公連拒之幾復被留淵聖受禪始還周煇清波雜志曰宣和五年既俞金人乞盟之請越明年遣祕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虜酋生辰幾事而旋常爐外別贈使介各玉錢一枚虜主館宴坐起辭席躬奉之左右傳觀莫不驚愕太息錢製加令之大者其文皆兵端其疑我或覘其國故特外示厚禮俾叵冽敵錢今藏衛氏三朝北盟會編曰四月十四日癸丑聖旨賀金正旦使副差廓武郎王觀校書郎吳安國候入辭令上殿此與紀事月日官階各異恐誤通攷卷六十四通直郎宋元豐更官制以此換太子中允贊善太子洗馬係陛朝官武翼郎係供備庫副使武階也初無廓武郎名目此當敦武郎之誤係左班殿侍階名況武爲正使亦不合宋史安國傳曰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累官遷通直郎以太常少卿使金人將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穀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事主死生以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王觀未見

六月案宋史本紀及李臯十朝綱要六月辛丑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

癸亥講議司言視官非元豐官制不惟紊亂名實兼亦耗蠹國用詔視官並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李臯十朝綱要云云同惟係六月二十二日壬戌事與此早一日宋

史本紀無此惟四月戊辰詔行元豐官制職官志曰凡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準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二品以下爲試品同者否紹聖三年戶部侍郎吳居厚言神宗官制凡臺省寺監之制有行守試三等之別元祐中裁減冗員而職事官帶行者第存虛名而已請付有司講復舊制從之四年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試則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試失之矣如以其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臣請凡爲正官者皆改試爲守崇甯中吏部授選人差遣亦用資序高分行守試三等政和三年詔以人在京執事官依品序帶行守試其外任則否宣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故有庶官視從官視執政執政視宰相凡道官之屬亦有視階云

甲子講議司看詳命官出身各有條法比年以來吏職入任或進納并雜流之類補官人往往攀援陳請改換出身所有應於遷轉請給奏薦恩例得官等欲並依元入仕本法施行詔依所奏今後出身並依本法更不得攀援陳請改換雖奉特旨仰中書省執奏不行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二案宋史本紀係二十三癸亥詔吏職雜流出身人毋得陳請改換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祖宗未改官制前以官寄祿分別流品甚詳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奏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人尤不可使汙于仕流元豐官制改分左右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以欲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贓罪則并去左右字論者以爲嘗紹聖以後以其出于元祐復去之而流品雜矣

乙丑講議司言臣僚恩數請給人從等皆有著令欲應臣僚恩數請給人從等各依本法其依某人等例指揮並更不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六年十一月王黼罷詔守本官致仕其恩例請給人從等並依蔡京例施行見李攸宋朝事寔此類皆是係從本法加等也通攷卷六十五日乾興以後俸祿添給傔從餐錢之制更革爲多至嘉祐始著於祿令自宰相以下至嶽瀆廟主簿凡四十一等熙甯以來悉用嘉祐祿令無所增損元豐一新官制而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如大夫爲郎官既請大夫俸矣又給郎官職錢視嘉祐傔給爲優至崇甯間蔡京爲兼政吳居厚張康國輩貪鄙之徒于寄祿官俸錢職事官職錢

外復增俸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其餘恩例傔從錢米並支本色餘執政皆然祿元豐制祿之法倍增矣宋史食貨志曰宣和七年戶部尚書聶請以熙豐以後臣僚增置添給如額外醫官內中諸閤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觀清衞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等恩數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計共爲錢四十萬八千九百有餘緡吏卒廉從冒濫無藝凡應熙豐無法該載者當悉有能之

講議司言看詳進納買官元豐係有正法唯因軍功捕盜或選人換授至陞朝官方許作官戶紹聖免役條繫宗室及日命婦親并義勇保甲授官或取妻以陣亡之家恩澤授官而係第一等人戶並同進納法見任小使臣宣教郎以下役錢並不免及政和令亦不許免科配除進納買官合依舊法外所有祗應有勞進頌文理可採及特旨并非泛補官若不以官序便爲官戶例免科役顯屬僥倖今措置欲將前項補官人並依

進納授官法因軍功捕盜轉至陞朝官非軍功捕盜人轉至大夫以上方許作官戶所有以前見充官戶之家並依今降指揮改正兼契勘應非合作官戶而特旨許作官戶者依今來御筆亦令改正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文獻通考卷十三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是防官戶免多時責半輸今北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說不可減顧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于宗號之外又代官戶滅半之輸貲不重困部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視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宋史職官志宣和中臣僚言元豐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磬勘者換授降等使臣仿不免科幸法意深矣邇者用兵東南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如官戶與土大夫涇渭並流復其戶不受科輸是得數千緡于一日而失數萬斛于無窮也況大戶得復則將移其科配于下戶下戶必重貧困尚使州縣援急有事更責辦于何人此又弊之至大者也又曰崇寧以來類多泛賞如曰應奉有勞厭頒可采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皆可賞事狀可名而直以與之如孟昌齡朱勔父子童貫梁師成李邦彥等凡所請求皆有定價故不三五年踰人有至正郎或員外帶

職小使臣至正副使或入遙郡橫行者而蔡京拔用從官不論途轍一言合意卽日持橐又優堂吏或往往至中奉大夫及正副使或換防禦觀察各使者由是官戶日繁

丙寅講議司言諸路歲貢共三百一件今來除六尚年計外可裁減八十六件罷三十七件詔近命有司考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將加裁定允協厥中惟任土作貢古之道也然化自內始正由身率乃克有終云云應諸貢物可依今來裁定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本紀六月乙丑罷減六尚歲貢據紀事本末載物李埴十朝綱要六月丙寅詔減六尚歲貢物百二十有三品與此月日數目悉合崇甯二年二月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局與續宋編年通鑑云云同但有五尚之名而缺其一剮蜮宋東京考內諸司延福宮殿中監有六尚局尚藥尚食尚輦尚醞尚舍尚衣與東京夢華錄汴京遺蹟志所說並同而其名薛通鑑小異食貨志曰大觀三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尚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一二減數十二停貢六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句收白地禁権鐵貨方用增稅権酤增價量收醋息河

北添折稅米等項餞以蠲據悉罷并焚條約宣和初榮
京復得政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載帝始廣茶稅歲以百
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法所營
緡所蘇杭造織局御前人船所名目百出歲運花石綱
一石之費民開至用三十萬繇六年宇文幹中言祖宗
之時國計皆有賣數有額上供四百餘萬無領上供二
百蔣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各應收錢一百餘萬三
司以七百薦之入供一年之用而儲其餘以備不測又
有解池鹽鈔晉鬱市船還利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
非泛上供耗妄百出非庸加裁減恐習者無以善後久
之乃詔蔡攸等於尚書省立講議司于是不諾之務無
名之用悉議裁省帝亦自能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
貢七年詔諸路帥臣監司各條所部上供當裁者凡目
以聞子是後苑諸局月省十九萬歲可省二百二十萬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宋朝異
姓非外戚無封王者蔡京用事持紹進之說以責叢
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河執中贈清河郡王及賞
童貫燕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王爵于是鑑矣案宋
史本紀條六月丙午東都事略係五月乙巳三朝北
盟會編五月五日乙巳詔以璽貫克復燕山及收高
託山等議封廣陽郡王詔曰朕以璽貫燮將天威征
伐河克拓地龍右西徽河源揚旌五關盡復幽朔出
入累年之際蕩平兩國之攻命爵策勳難拘常憲恭
念神考屢形訓言請將帥總兵能復全燕之境則國

家信賞當疏王爵之封仍兼本邦以昭顯績旣克承
於先志敢怠發于貽謀量貫可依前太師進封賡賜
郡王食邑封依例施行六月六日丙午太師豫國公
童貫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
進封廣陽郡王制曰王者中九伐之威以和眾安民
爲聖德大臣壓四方之寵以折衡縣難爲森勳朕荷
神天全付之休庶祖考重光之緒飭戎兵以防禹誅
聿緣屢佰之期繼成功而廣文聲夙倚同心之輔肆
頒寵數敷告治朝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
路宜崇俺充神膂宮使豫國公食邑一萬七千三百
戶食實封五千戶童貫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沈設善
謀能歸兼文武過人之才砥節盡公得精白承居之
義自總幹方之任闢宜闕國之謀十乘啟行千里決
勝寇三事變調之職頒七兵宵密之權暨興六月之
師盡拓五關之塞惟朕德朕心議頌于翊枏故我疆
我里遠逮於要荒遂歸告成堅臥請老屬再籌于邊
議難就佚于堅居吉甫至于太原朔攜衣而鑿甥草
于若于漢北卒假手而務平旣開翰野之耕耘復靖
河嚮之寇掠緊爾肅將之效依于遠馭之圖念功名
昭著于古令則典禮當殊于勳僨是用遵熙豐封賞
之令作廣陽撫定之邦紫綏金章肇開芋土袞衣赤
烏仍總樞衡蓋祗若于先敏諒允諧于僉議於嚴周
室上公九命有出封加等之議漢朝異姓諸王藏著
令稱忠之詔其對揚于茂渥徇奚愧于前修可特授

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進封廣陽郡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主者施行

（又）劉安世卒安世從司馬光學初除諫官權禰以母老辭母曰天子諫臣當捐身報國若得罪流竄毋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或遂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抗辭時目曰殿上虎梁師成使吳默持書來啗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又可破戒于蘇軾曰器之遣纖蔑云（案）以上云云並採宋史本傳邵氏宏僞彩蒙諫列學云自蔡京爲相安世連七謫至陝州轉曾稍復系務郎卜居宋綁宣和六年復待制明年卒年七十入王崇慶元賊行保錄建中開公與蔚子辭乃讀外同歸至宣和開內傳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節成令矣可自京師來未從劉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未至二見然後敢出曰道所以來之意大繫以諸孫可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驟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對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黜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又曰戒公自宣和七年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無巨細恐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

于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闔者咸異焉及葬揚中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王縉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及公殁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前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賣人驅噴戶發棺見公顏貌加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昔有與薦子嗜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識華不可及也

七月〔案李燾十朝綱要七月係庚午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辛未講議司奏欲令諸路豐熟州縣估定大小麥實直上價與加饒三分聽人戶赴官折納無得輒有抑勒應合分科積欠只將合催之數勸誘折納其未合催科處毋得一例催理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食貨志曰崇寧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甯法從事民以穀麥菽帛輸積負零稅者鞭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比豈慢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獲追胥旁午民無所措自令前期督輸未合催理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論更加等舊凡故令錢免雖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詔天下遍賦積欠五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宣和七年言者論非法折納

飯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于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平後問鑿歲增然未定稅額元豐中以所鑿新田差爲五等折納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用轉運副司張饋言之請復元豐舊制又以訴者而罷政和三年轉運司王傳復言官失租賦詔依元豐法第折以見錢凡得三十萬糴舊稅加耗轉運司有拋樁明耗州縣又有暗樁貽耗之名請倉場受納又令民納頭子錢熙甯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加增焉欽宗立罷之

癸酉講議司奏奉御筆吏職出身不以是何官資只支武功大夫俸及恩例奏薦令講議司條畫以聞看詳吏職出身之人依法轉至武功大夫止餘轉遙郡人合依下項御筆止支武功大夫俸及恩例奏薦依武功大夫格法外所有轉正任人理須分別詔吏職出身轉正人請俸依遙郡格遞降一等支破內正任刺史依遙郡本等其合請添支依條施行恩例奏薦依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

通考卷六十四元豐官制自承宣使以下不帶階官者
爲正任帶階官者爲遙郡各在正任之下請給俸錢與
文任正任一同武功大夫俸錢在正朝奉大夫之下計料
錢二十五貫厨料米一石麴二石春絹七疋冬絹十疋
綵子其二十兩與宋史職官志合又食貨志日宣布未
三省吏職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支十餘俸者
故苗特議者有俸人超越從班品秩幾於藝政之言又
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許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較
令之類號秩繁委靡給無度侍御史黃祿光極論其弊
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竊減
頒之計自是罕敢言昔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
供檢吏三省幾干人蔡京又勳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
給有一紙至萬審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略然乃
育詔三省擬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罷之時以
翁然以爲快又日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吏俸給之數皆
併爲職錢祝崇慕治平時賦祿優京更增供給食料
等錢于是宰歎皆然京既罷相前矣變亂法度將盡
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惡官歷俸悉循元
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嘗奉京不及其黨倡言減俸
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賜神宗幸不允
且嘗選人及既人在官者之俸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
神宗由是官吏俸給並加故初宰執掌食有常數至是
品目猥多有公使之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廚錢蔡京
復相言者至以減俸爲幾罪幾坐奪職當時吏員允選

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使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且百五十員姦吏旁緣用度日廣左藏庫先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月百二十餘萬

戊寅講議司奏奉御筆外路不奉行御筆殆成虛文看詳州縣監司被受御筆觀望稽違陰有阻壞不即奉行云云欲令從承受御筆指揮委其承受行遣月日奉行次第申州州申所屬監司點檢如奉行稽違滅裂不當並覺察按劾其監司奏行謬誤不即改正固執偏見公然阻隔仍依條互察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宗）御筆手詔蔡京為相時始行九朝編年備要崇甯四年七月始行御筆十月中書省言御筆手詔已刊石並用金塡勿得摹勒自是而後御筆之行始盛曾敢行獨罷雜志日崇甯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雖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或有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

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中封駁之尙書方得奉行猶恐未協與論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無所舉職但擿紙尾書姓名而已周煇清波別志曰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人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爲固龍祿保富貴之計于是內起大役外招強敵改定太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范天下之議已則盡假御筆行之

甲午講議司奏奉七月二日御筆看詳內侍官請給欲自右武大夫以上原注應帶遙郡同案原本右武大夫作右武功大夫職官志無此名品此功字當係下武功大夫而衍令據宋史職官志及文獻通攷訂正又應帶遙郡同五字原本以小字附注案其語氣當亦是大字故上下文相屬或傳寫誤爲注姑仍之存參依今降指揮支一分折支武功大夫合依嘉祐祿令祇候內侍以下并隨職功人依現行條法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職官志舊武階自內客省使至閤門使副爲橫班自皇城使至供備庫使爲諸司正使各副爲諸司副使自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爲使臣元豐未及更政和二年乃詔易新名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六年又增宣正等大夫郎凡十階

通爲横班自太尉至下班祗應其五十二階左武右武大夫舊官爲東西上閤門使武功大夫舊官爲皇城使自太尉至右武大夫爲横行十三階自正侍郎至右武郎爲横行副使十二階自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爲諸同正使八階自武功郎至武翼郎爲諸司副使八階自訓武郎至承信郎爲小使臣十階右武大夫條錢月二十七千武功大夫二十五千不帶階官者爲正任帶階官者爲遥部其請條與正任同凡文武條給並支一分見實錢二分折色此定於嘉祕祿令至改和不改內侍舊官自內東頭供奉至祗候高班內品凡九階元豐改制定有請併易內侍官名者神宗日祖宗有深意不可輕議政和亦改新名自供奉官至貼祗侯內品凡十二階崇寧以來內侍帶横行請使副帶而至太尉者比比皆是應帶遥部一人有支十餘條者蔡京爲相專奉中貴以因龍于是內侍請給計支二分見錢一分折支蓋折支他物每干止給七百故也文歡通致卷六十四云唐時宦者所懋散階與文武官同祖宗立法不以內侍滷淸流故们有階官不相混冒朱弁典消舊聞日蔡京進退每倚中貴人爲軍恨無以結其歡心每對同列論日三省樞密院之胥吏文資中有至中大夫者宴則坐朵戢出則偃大潘今至尊左右中貴人有勳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繩之吾儕心得安乎由是請給倍增而倖門亦大開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月熙河河東路地震有裂十數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或裂案宋史本紀不書日據通考卷三百一十云係七年七月三十日己亥地理志蘭州本屬熙河元祐改熙河蘭岷路宣和又改熙河蘭廓路又

又有狐升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案各本皆無日通考卷三百十一云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御中据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狐與胡同音無名氏宣和遺事亦載此與此云云略同又言內侍逐之竄入後殿而杳

九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己巳朔庚午講議司奏契勘外路州軍遇天甯節啟建聖壽道場滿散日依舊令錫宴監司及提總官並合就赴近年緣外路申請許監司以本司錢排辦遂於一郡之間連日宴設因緣擾擾及多遣酒數分受所餘殊失法意欲今後監司廉訪提總之官遇天甯節依舊赴所在州軍錫宴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禮志曰徽

宗以十月十日誕日爲天甯節定上壽儀又食貨志曰宣和中臣僚上言諸州遇天甯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屬諸路監司許支逐司錢物一筵之費有動及數百千者浮侈相夸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甯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文餘下逐司不得有過二百貫支以上若舊時給數少者止許依舊

壬辰金國以天祚成擒遣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是日至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虜將舉兵先使覘我也時河東奏黏罕至雲中頗經營南寇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議交割雲中地上頗信之詔趣貫行無留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蔡條紀實曾入條云貫遂至行寬七年冬然則貫發京師必在十月初小使事詳具十二月十六月貫自太原道歸時封氏編年十月一日貫至太原遣擴興宗恐月日太早令不敘遣擴合附十一月十二日除三朝北盟會編七月金人以獲天祚發告慶使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差馬

攜李[illegible]奇充接伴使副九月二十四日壬辰入國門詔
宇文虛中高世則充館伴使副館之是日河東奏報以
罕經營南寇馬擴謂童貫曰黏罕此來必有異志請黏
西兵十萬出巡邊不惟備禦兼可壓境議事貫不聽大
金用伐錄報南宋撥契丹晉主書曰六月日大金皇帝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賓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
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迫形躬盡繼述之略
尤類仁鄭之睦生發晉王之身人心既以懷和天下得
以治定逵馳使介甫示庶陳逃惟聞邪諒同慶慰今差
復州管內蓬貝勒李用秘朝散大夫守鴻臚寺鄆知太
常禮院騎部尉太原縣開國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
王不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
陳達不宣秀水閉佐錄曰金得天祚遣三使來示不疑
後十一月三使歸郎舉兵有郎官陳楠為送從使至境
已言言入寇擶語燕歸蔡靖靖曰安有是
事請示傳言人斬之以徇楠權不敢復言

乙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吉州安置聶山復朝散郎
乘驛赴闕蔡攸薦山將使守雲中故也時金人欲犯中
原其謀已深懼我爲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以好
詞以入我然諜報已詳於是預謀雲中守攸乃薦山遂

已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蔡絛紀寔錄又
封氏編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清化縣權監場申
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劫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
撫使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興權等修葺城隍圖結
大兵以爲守禦之備使銀牌馬飛報朝廷張闢合屬去
處是時大臣以爲郊禮在近臣不以閒恐疑推恩奏薦
事畢措置未晚但大事委邊臣卡嘗以觀謀留意案原
法云此据蔡絛紀實其全文已詳附十二月八日乙巳
前貫逃回京師下可兮倅離不壞清化縣譯場三朝北
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以後事其注亦余用封氏編年
蓋金人大兵于九月即經害近界故清化縣當時即申
燕山府三朝北盟會編九月二十四日壬辰河東奏報
粘罕經營府遼十月五日壬貨奏報中山府探報女眞
國相與余覩副都統白木用特兵前來尉州柳甸大點
軍兵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到女眞刷羔女眞軍兵
一携五千及河東邊東一路逃差潮海五丁奚軍五千
鐵離軍二千均分來平州并雲中府路兩處屯泊二十
一日戍年中山府奏報到女員本國制女眞正軍并漢
兒軍漸次前來貢中府等處又奏金人于蔚州并乘狐
縣等處屯泊駿軍馬收積糧草皆稱欲來侵犯邊界耆
金人謀已深零遣
朝廷晏然不恤耳

十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月戊戌朔

己亥賜金國人使宴紀事本末末卷百四

十四〔原注〕詔旨當是九月二十四告慶使〔案〕北盟會編金國告慶使李孝和王永福以七月發金差馬擴李子奇充接伴使副九月二十四日壬辰到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伴使副至己亥已八日當是將辭故賜晏也朱弁曲洧舊聞曰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遲出入禁掖無赦謹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親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作其流輦中屬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姓喜多學而于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于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閒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晏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城都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前所言皆應于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蔡條北征紀實曰天祚以七年正月滅至八月方遣使人謂之告慶使初金人東南所忌者張覺也西所畏者天祚也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又誤天祚而致其亡使略無西所後顧之慮遂以是冬犯中原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鐵圍山叢談曰宣和乙巳冬魯公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嘗進附子上意惻怛命主庫

丙侍學附子以進御手探擇既四遺中使賜魯公宰大猶季其一重三兩四錢欠二三兩二錢二皆二兩八錢老學庵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崖之撲水少低閒架亦狹乃即撲木下作臥室正史約云徽宗時乘輕車小輦頻幸京第命坐傳觴略用家八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兩不卻蓋實事也宋稗類鈔云譚振言蔡京當園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令小鬟焚香久之鬟白香已滿閣近北捲簾聲則香氣自他室而出其逢焠滿室靄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袈而無烟火之烈京謂客日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朝野僉言云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八日夜遺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隣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戒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爲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隣實本天意周城宋東京考云宰相蔡京賜第在宜秋外府治西南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戊辰朔庚午講議司奏看詳牛羊司并郭酪院手分專副請自元豐年後來於大觀元年政和八年兩次增添顯屬太優欲手分專副各減食錢三貫文其押司官所請不多依舊支破外餘本處奏乞事

理減監官茶湯錢四貫文監門官茶湯錢三貫文書手食錢一貫五百文詔並依元豐法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汴京遺蹟志及宋東京攷牛羊司乳酪院並係外諸司通考卷六十五内外官有添支料錢職事官有職食厨食錢纂修者有折食錢在京簽務官有添支錢逐人使臣職田不及有茶湯錢朱弁曲洧舊聞日蔡京豐吏禄以市恩雖至闕局亦例增俸入後張天覺相乃稍裁減之京復相更益冒濫

乙亥詔遣金國回慶使副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各本于回慶使副皆不出姓名据北盟會編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斡離不背薊州執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武漢英兇而降之此或即是回慶使副也蓋乙未距乙亥二十日當時傅察蔣壟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副以十月詔遣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子遇斡離不于淸州界首傅察不屈死之允中漢英以十一月八日詔遣至二十八日至淸州正蹕傅察之後與當時情事皆合是可慶使副當即允中漢英也允中于六年九月十六日庚寅留詔遣為賀金正旦使劉亥為副七年賀金正旦使副為吳安國王覲已見五月乙未不應此時允中猶在淸州

戊寅先是童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復詣雲中使黏

罕軍諭以得旨凡交蔚州飛狐靈邱縣餘悉還金國仍闕其國有無南侵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宣六年十一月擴與與宗曾爲童貫遣使黏罕單至是蓋又遣二人迪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九日丙戊事芽齋自序曰擴至太原見童貫差與辛與宗充使副持軍書移黏罕軍前貫日兒黏罕休爭鬨處數且了大事只議交取蔚應二州及飛狐靈邱兩縣其餘地境畫畫還金國庶幾易了仍探贖粘罕果有南侵意否到茹越寨間粘罕已遣隆德府所逃義勝軍先出五臺山繫峙縣山路及易州所逃常勝軍韓民義等先出飛狐靈邱縣路爲深讀壽邊二防慮寔遂餘具利害乞急發逐處軍馬上臯渴作提備書一人急遞申宣撫司

庚辰講議司奏勘會州縣行戶供應見在官并公使等陪費不易已降指揮量立免行錢悉罷供應務使行戶安業革去搔擾之弊節次據外任官臣僚上言奏陳奉行未久商賈四集物貨通流比之往日實直反更低小公私蒙利兼訪聞自降指揮至今帥府監司置司所在

州軍推行已得就緒所有其餘州縣應合一體遵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四月十八日己未講議司奏措置行戶納錢免行事長編熙甯六年五月壬辰原注據編錄冊宣和七年九月乙丑講議司又有奏定免行指揮當時指揮蓋即用熙甯舊制也宋史四月庚申復免行錢此時推行已得就緒故復奏定一體遵行之

戊子擴等行及境上金人止之曰必得元帥旨揮乃可入居數日黏罕令吏卒無越境但許三人從行仍嚴軍以待擴等既至黏罕遂趣擴等庭參擴等詞如初黏罕曰使人將朝廷之命抑宣撫司所遣邪擴等不能答皆拜之如見阿骨打禮首議山後事擴等曰此事當決久矣中間緣童太師請老譚宣撫初不知曲折所以宿留至今主上黜譚宣撫復用童大王為與元帥國相皆首尾主張和好大目庶此事早畢請問交地之期黏罕笑

云汝家更無人可委止有此章耶山後疆土初爲大聖
皇帝崩輿櫬未歸授地未畢貴朝已違誓約陰納張瑴
收燕京逃去職官戶口本朝累以牒追第虛文見給今
特與貴朝略辨是非一二擴等觀黏罕雖自擒天祚之
後爲劉彥宗余覩蕭度輩所怵然意尚猶豫會隆德府
義勝軍叛王禀耿守忠追擊不獲其三千人奔大金具
言中國虛實以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辛綜
率五百餘人見黏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
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瑴皆有觖望由是彥宗余覩
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黏罕於
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曰童大王今來白國相本朝
緣譚稹昧大計輒從李石張瑴之請主上亦深悔之願

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靈邱飛狐兩縣即餘衆奉命若留聽則示其期黏罕笑曰汝尚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又不可留矣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復奚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辭我自選人赴宣撫司矣翌日館中供具頓厚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危矣蓋示決入寇之意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以上紀事云云並據馬擴茅齋自序刪節錄之今不贅詳童貫與黏罕軍書谷本不見粘罕云我自遣人赴宣撫司蓋館上介儒與徽離毋也所持書牒具載大金吊伐錄令已取附十二月五日壬寅可考李壟十朝綱要七年七月庚午朔河東義勝軍叛據隆德府黎城縣河東守將郝璐戰死宋史地理志河東路隆德府本潞州建中靖國元年改爲軍崇寧三年升爲府易州守臣辛綜三朝北盟會編作章綜

庚寅御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并帶職人並令封至朝

官許蔭贖私罪為官戶
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
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
夫神和殿侍晨位視兩
每遇郊恩年許封贈父
置道階自太虛大夫至
金壇郎凡二十有六等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周煇
清波雜志宣和崇尚道教道官
班秩與廷臣同林靈素初除金
先生視中大夫後擢至太中大
府道官同文官資編入雜壓仍
母及廕子獨醒雜志日政和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丙戊郊上禮下壇而虜
將人寇左有祕之不以聞恐妨恭謝（案）文獻通考卷
三百十一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誠殿天末明
百降方偁賀忽有鴟正鳴于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
和閣晢駭之時已報女貞敗盟末踰月內稱明年有
青城之難丙戊為十一月十九日今依本書例仍附
月末李攸宋朝事實載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日
門卜皇武鑾禮是劍萬年之業大明制禮爰藹二至
之詞朕恭承休光承念丕緒術我烈祖寔賴賢能之
眾多格干皇天肩由閣里之安樂聲飭百度撫綏兆
民神明秉持守之誠華夏樂憂勤之政驕者多稼徹
燕雲之野齊氓安海岱之區遠人蔡義而臣帛衣川
后畏威而波壽弭苟天休之震動真不牽從奉大業
之艱難庶無罪侮是用誕舉豐年之報肅迎景至之
明吉事有祥先致味庭之薦大禮必簡併嚴清廟之
承焜燿千乘萬騎之容終始七戒三齋之德廼潔誠

于陽館送祗事于泰壇風馬雲車仰百神之聰顧星珠月璧知四海之清明爰錫蕃庥用亥大賚可大赦天下於戲薦馨香之治益承九嚮垂裕之休施曠蕩之恩更應一陽發生之候尚穰官師協德黎獻效忠其扶不拔之基永篤無疆之慶又愧鄭錄曰徽宗在位二十有五年大赦一兩郊赦及明堂受賚主定九鼎調原廟皇子生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之赦凡二十五常赦十四德音二十七北征紀實曰是年十一月冬至郊祀禮畢至尊纔下壇而犯界密報至十二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曡至皆祇之亦無他但日恐囊卻恭謝其賓攤內外觀聽耳宰相實不知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彥因其請奏聞蓋恭謝以是日而畢也